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试
用
期

中
篇
小
说

试 用 期

陈世旭

试 用 期

陈世旭*

第一章

—

陈火林这次从省城回来，把老婆龚腊梅吓了一跳。

先是一大阵“砰砰砰”的猛烈敲门声。震得满屋子东西乱响。龚腊梅一连声“来了、来了”地喊着从灶间跑来应门，外面的人却似乎全不顾及门里的动静，只是继续把门打得山响，像是拆屋。龚腊梅一阵小跑到了门后，看着那扇被打得激烈晃动的门，突然迟疑起来。

* 陈世旭 男，汉族。80年代始以写作为生。90年代未曾有几年为公务所累，荒疏正业。新世纪初复为本行。现就职于江西省文联。

她是来给陈火林开门的。陈火林上次从省城返回也是这时候到的。从早上起，她一整天都在记挂着应该在今天傍晚回来的陈火林。心里正乱乱的，一听见敲门声，她惟一的念头就是陈火林回来了，不是陈火林会是谁！及至看到门几乎是在被人发狠地扑打，她又吓住了：这会是陈火林么？会不会是闹事的农民寻到县长家里来了？

县妇联副主任龚腊梅不是个怕事的女人。两个月前下面有一个乡几千农民聚集把乡政府砸了，把没有来得及逃掉的乡干部都拿绳子捆了。县武警中队全体出动，也没有镇住。双方闹得很僵。未了还是龚腊梅陪着当县长的丈夫陈火林去跟农民谈的判，好歹达成了协议。虽说龚腊梅母亲的娘家在这个乡，她敢于陪着陈火林进去，仗的主要是这一点，但在当时那样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对峙的局面中，一两个人赤手空拳地介入进去，还是需要胆量的。他们都只有三十多岁，文革时大规模武斗那样的阵势只是听说过。陈火林后来说，他走进火气旺盛的人群的时候，脚止不住微微发抖，脊背上冷汗淋漓，像盘了一条蟒蛇。倒是龚腊梅显得冷静多了，一副乱云飞渡仍从容的神态。事后有人开心说，她当时的样子很有点刘胡兰的派。

现在面对着一扇晃动的门，她倒是心虚了起来。万一真是农民寻上门来，她一时还真没有主意应付。

外面敲门的人好像累了，突然住了手。

里面的龚腊梅壮着胆子尖声喊了一句：“哪个？”

“我！”

外面一声雷吼。

“你该死！”

龚腊梅听出了声音，一下拉开门，却又吃了一惊：她在昏暗中看见一张奇异地放着光的脸，额头、印堂、眼睛、面颊、人中、下巴，全都熠熠地明亮着。笼罩在这片奇异的光下面的，是一种也很奇异的凝固的笑容。

“成功了。”

陈火林双目炯炯，定定地看了一阵龚腊梅，好久才发出声音。

“快进来。”

龚腊梅一把夺过陈火林夹在腋下的手包：“你差点吓死我了。”

陈火林跟进来，一把搂定龚腊梅：“成功了。”他粗重地低哼着，喷着刺鼻的酒气的嘴在龚腊梅脸上乱蹭。

“死东西，门没有带上。”

龚腊梅扭动着身子，从他的搂抱中挣脱出来。

这天晚上他们早早安顿儿子睡觉（往常总要陪儿子做完当天的作业，再预习明天的功课，不到夜里十点不让儿子上床），自己两个也匆匆忙忙地漱洗过，便闭了灯钻被窝。

龚腊梅挡着陈火林的手，说：“好好说说。”

陈火林不肯住手，说：“完了事再说。”

这个夜晚，陈火林突然恢复了好多日子未见的状态，夫妇两个重又体会到初夜的兴奋和甜蜜。他们的感觉是：人生又一次开始。

二

所谓“不要来得早，只要来得巧”，陈火林对这话很有体会。从地区师专毕业参加工作之后，他几乎是一路快步小跑，步步都踩到了点儿上。

起初，陈火林因为没有什么很硬的背景，分到一个偏僻的乡级中学。教了两年书，因为校长到了退休年龄，县教育局派人到学校来考察，要从学校本身选拔一名校长（别处没人愿来）。当时正强调学历。这个学校除了文革下放在当地成了家再没有走的校长是本科毕业，只有陈火林有大专文凭。加上两年里他从没有流露过想动的意思，同事、学生和家长的反映都不错，就定了他当校长。成了全县最年轻的中学校长。

对陈火林日后的连续晋升，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台阶。在这个台阶上，陈火林的年龄和学历都成为绝对的优势。全县范围同一层面上的干部，比单项有的是强过他的人。但从全面考察，论综合条件，则在组织部门的备选名单上，他肯定排在前几位。

过了不到三年，县里要从中学校长中选拔一个人来担任教育局的副局长，自然又选中了他。两年后他又被提名作为分管文教的副县长候选人，并且当选。

陈火林在师专学的是中文专业。但他不像别的有些抱负的同学，一心只想当作家诗人，整天神气活现地疯疯癫癫，结社出刊，巴结地方文化界小名人。他的兴趣很广泛，哲学、历史、法律、政治、艺术，多所涉猎。在乡下教书，到县里当

局长，闲时也总是读书思考。在县妇联当干事的龚腊梅就是因为这点看上他的。龚腊梅在县里算是出众的，追求她的人不少，她总是作翘，快二十五岁了，婚嫁的事还不见着落。好像就是等着陈火林的出现（这也是陈火林“来得巧”的一个佐证）。到了县级领导岗位，工作面更开阔，陈火林又有了对经济问题的关心。平时读报，就更多地注意起经济理论的探讨。又喜欢结合实际工作中的见闻思辨，有时还顺手记下来。有一年省委党校办了一个县（处）级干部短训班，专讲市场经济。他得到一个脱产集中学习的机会。学习结束，他的论文因为“立论新颖，论据充实”被校刊选用，引起了兼任党校校长的省委书记的注意，作了很长一段批示，说是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引起深思，印发到全省各级党委。这一下弄出了很大的响动。那论文对开拓县域经济提出了一条虽然不够成熟却非常及时的思路。这正是一个尚欠发达、渴求良策的省份很迫切、很有现实意义的战略性课题。

这个既让人意外其实又在情理之中的成功，一下子改变了陈火林的教书匠形象，给他平添了经济问题行家的色彩。这之后不久，县委书记调任，县长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因为县长一职继续保留，政府日常事务就都交给临时分工的常务副县长，也就是陈火林负责。再后来，县乡换届，陈火林很自然当选为县长。

当了县长之后，陈火林一帆风顺的仕途却停滞了下来。

陈火林当县长的这一年，地方政府组织法作了修改，改为五年一届。临近届满，县委书记调任。陈火林以为自己会升任书记，却没有想到上面外派了一位书记来。对他的安排

是继续作为下届县长的人选。新来的书记比他还小一岁。显然他这届县长要当到任满也就是四十岁出头。那之后，他就只有到县人大或者政协去等待退休了。一生的辉煌也就到此止步。按年轻化的不成文规定，县级干部到四十岁就不太可能提拔了，由此出现了“三十九岁现象”，就是许多县级干部到了这个年纪，不思进取，甚至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连任之后，陈火林已经干了三年，接近这个充满人生危机的时间限度了。

再一个，当县长的这些年，他虽然谈不上心力交瘁，但总还是尽心尽力的，却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作为。反而是觉得这个县官越当越难。

先前的书记兼县长在换届之后不再担任县长一职了，但大家还是习惯叫他“县长”。这习惯不止停留在口头上。政府的事，可以由县长决定的，还是要他表了态才作数。局长们向县长陈火林请示工作，总是说这事跟书记汇报了，他同意让我们跟你说说。陈火林就是有异议，也不好开口了。就是陈火林自己凡作决定，批文件，都要先问书记的意见。以他的本意，有的真是因为拿不定主意，要请教；有的则只是为表示谦虚谨慎。但书记却没有类似的考虑。对县里的大事小情，仍是一如既往地表态，从不觉得有什么事是该由县长陈火林定的。开会的时候他口口声声叫陈火林“秀才县长”。说自己除了多些实际经验，理论修养比陈火林差一大截，比方可以让省委书记重视的文章就绝对写不出。对年轻有为的陈火林很羡慕很称赞。但大家听了却总感到有潜台词，觉得像是在说陈火林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书

生而已。

陈火林当然不缺乏这样的敏感。但是他尽量克制着。起码的明智他是有的：在基层工作，更多的确实是依靠经验，以及由这些经验建立起来的个人权威。这方面，他同书记肯定无法相比。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灵魂或者说头脑只能有一个，多了就会坏事。下面的人无所适从，自己这样岁数，也会授人“少年气盛”的话柄。有婆婆在，媳妇最好的姿态就是忍气吞声。

问题是有些事克制了却是有麻烦的。

书记这个人个性强，有魄力，作风泼辣，敢作敢为。这些都是陈火林远不能及的长处。但正因为这样，他的短处也是明显的：特爱面子，凡事都不肯后人，讲政绩讲到不顾一切的程度。

比如，上面来人检查“鹅鸭工程”，他就把好几个村子农民分散养的鹅鸭都赶到一个村子的水塘里，让检查团得出这里的养殖业已经有了产业化规模的结论。检查团高兴（不虚此行），上级高兴（有了一个好典型），书记也高兴（这很自然）。却苦了县长陈火林。那些鹅鸭赶到一起容易，再分开，让它们认谁是谁家的，却不容易，几个村的农民为此吵得一团糟。书记欢天喜地陪检查团走了，这里的屁股就得由县长来擦。

如果事事结果都只是这样，也还好说。有一弊也有一利。上级认可了你的成绩，除了对领导个人有利，客观上对县里工作也有利。至少在申报国家投资、批拨贷款上多少能得到些照顾。

但有的事，后果会严重得你根本无法想象，更不知怎样交待。

书记兼任县长的最后一年，上报财政状况，坚持要认定实现了几年前确立的消灭财政赤字的目标。县委常委会几乎没有什么争论就同意了书记的意见。这些年大家也都习惯了，一个目标确立了，实际情况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宣布这目标已经实现。

陈火林当然并不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从教育局到县政府，工作了这些年，也不知按上级规定的目标报了多少数字。但现在的这个数字则太实在、太要命了。这个县的财政历来是年年吃补贴的，现在既然“消灭了赤字”，也就不需要补贴了。那个实际存在的财政缺口哪个来填？已经内定了下届由他当县长。那就意味着他将站立的是一个无赤字的财政起点。不要说“再创新的辉煌”了，到时候会不会闹出乱子来，还是一个问題。

他这担心不幸成为事实。

财政虚夸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有几个乡先是拖欠教师工资，然后就连乡干部工资也不能按时足额发放。胆大心狠些的乡就设法立了名目，让村干部去向农民要钱。农民的钱哪里是好拿的？一是有人实在没有油水可榨；二是现今的农民都乖了，信息又不闭塞。有在外面做事的人把上面编成册子的政策寄了回来，跟当地的规定一对照，不是一回事，就把那小册子作了盾牌，跟乡干部顶牛。乡政府先是派警察查抄小册子。查不干净又抓人，说是“反政府”。终于激起众怒，酿成砸乡政府、捆乡干部的“群体事件”。

这种大祸临头，在一个县里最没有地方，也最没有理由躲的就是县长。事件好歹平息了，总结教训的时候，负直接责任的也只能是县长。

经了几次这样的事，陈火林觉得自己的精神渐渐支持不住。半夜里起风，院子里树叶响，他都会从梦里惊醒，以为是来了上访的农民。他不像许多同行，见惯不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事情一过身就丢到了后脑壳，做完了检讨，签字的笔一甩，照样上歌舞厅，卡拉OK声高气壮，响遏行云。他不行，心里搁不下事情。县里的经济不发达，类似的祸事就少不了。但一个县的经济是说上去就那么容易上去的么？

最最要命的是，这个县长，他不光觉得越当越难，还越当越怕。在老百姓眼睛里，官场根本就是不那么干净，进去了就莫想有一个清白身。过去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也常听说，某个县长干了几年，就捞了几十上百万。有些民间传说把县乡干部说得很难听，他听到后直觉得心里发虚。这方面的种种议论虽是猜测，却不能说毫无根据。看看那些在乡里当书记、乡长的，一届下来，有几个不在县城里做屋，且都是两三百平米的楼房。他自己有一次重感冒住了三天院，竟收到将近二万块钱的红包。这类收入说是隐形的，其实也等于半公开了。尽管他死死记得，千万不要沾惹这些便宜，逢到有人送红包、烟酒之类，他都放下脸，不给面子。当场没有退掉，事后都统统交到县纪委去。但别人私下还是说，他是个沽名钓誉的小人，有野心罢了，给他白眼。古往今来都说做官是光宗耀祖的事，却从没有人宣扬它闹不好就身败名裂的一面。

想起自己的一生并没有怎样轰轰烈烈，却就要这样窝窝囊囊地走近尾声，他很不甘心，却又止不住消沉。竟有些萎靡不振，连房事也日渐荒疏了。偶一为之，也勉强得很，疲疲塌塌地草草收场。

龚腊梅是个要强的人。她一心希望丈夫不断进取，对丈夫的声誉也就看得极重。凡不是空手来说公事的，她都坚决拒之门外。死磨活赖的人甚至遭她厉声喝斥。有了这样的硬气，她也就敢于在人前宣称：“我们老陈肩膀上站得人，大腿上跑得马。”但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更多的是遭人嫉恨。似乎她同陈火林的存在就是为了对别人的存在构成贬低。这样的县长太太当了几年下来，她也是越当越觉得胆寒。没有当县长之前，觉得县长也算一方之主；当了县长，才真正晓得了什么叫“高处不胜寒”。

夫妻两个也就时常商量：想调换个理想些的去处不是那么简单，朝里无人莫做官。再回去教书，似乎说不过去，组织上也不会理解。与其活得这样累，不如干脆辞了职，下海。但愤愤然地说说容易，真要横下心走出那一步，才又晓得自己是怎样软弱，跟那些劳改释放无路可走的人到底不能比。

这样的煎熬着，忽然听到省上公开选拔部分副厅级领导干部的消息。消息很快就证实了。先是接到红头文件，然后是报上公开登了有关部门的公告，然后是逐级动员符合条件的干部报名。

三

陈火林报考的是省学术研究学会总会副主席的职位。选报这个职位，他是反复掂量过的：一、这个职位是个冷门，报的人少，好像是刚刚凑够规定的人数。这样，竞争的难度相对要小些；二、其他报名的人当中，跟他一样的行政干部，理论上未必一定强过他。专业干部中，很强的未必愿从政。打算从政的多少有点觉得专业上发展前途不大；三、省学总目前的领导班子中，缺的是一名行政管理干部。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同其他报考者比较起来，这恰恰是他的强项。

一切几乎都在他的预料和把握当中。整个参选的过程可以说是一路春风。

统一笔试后他进入了前六名。他的公共科目成绩得了最高分，大大地帮了专业科目不足的忙。

面试答辩后，他进入了前三名。有一道题问的是“如果上级能力不如你或下级能力比你强，你会怎样做？”这是出题人自己最得意的一道题。还真难住了人。高校报考的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回答说：“我会请求让我取代那位上级或让下级取代我。”陈火林回答是：“对那样的上级我会既充分尊重同时又会在工作中积极给他提建议。至于对比我强的下级，我会尽量发挥他的作用，同时在合适的时候积极举荐他。”答辩考评组一致认为陈火林的回答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

决定任命之前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对考察对象进行民主测评和德、能、勤、绩全面考察。陈火林后来看到的关于他的

考察报告，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这一辈子他是头一次听到别人对他作这样全面、这样高调的评价。读那份报告，好像是读一篇伟人悼词。话都说得满得不得了，几乎没有余地。但冷静想想，也就不奇怪。这些好话都是县里人提供的。他们跟他本人一样，巴望他被选拔上去。不然的话，一个县长的位置，像现在这样轻易空出的机遇，怕也是百年难逢。

省学总有许多干部旁听了面试答辩。陈火林给他们留下了最佳印象。学总机关都是些书生。文革后恢复活动十几年，一直租人家的房子办公，自己连个窝都没有。如今事业单位个个都拼命搞产业开发，预算外的福利发得盆满钵满。学总机关的人只能指望几个死工资过日子，一身寒酸，见人矮三分。他们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就希望来一个有经济头脑，又有管理能力的头儿。他们自己中间产生不了，其他单位的能干人又不肯来，很是绝望。没有想到有了公开选拔这样一个良机：一个县官得以从基层进省城；省学总得以有一个实干家领导。一个要补锅，一个要锅补，真是天作之美。学总一部分很有责任心的干部群众联名向省委上书，强烈希望能够任用陈火林当省学总副主席。

诸因素都对陈火林有利。陈火林这一次又踩到了点上。命运又一次重重地拥抱了他。在权力的金字塔上，这是一个无数官员难以企及的台阶。习惯中登上这个台阶的官员被称作“高干”。在他面前，一度有些暗淡的人生重又展开了全新的、广阔的、亮丽的视野和前景。

第二章

四

阮莉莉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往小里想，并且是那种白净秀气的小美人儿。即使尽量往大里想，也该是一个风韵犹存、刚过少妇年纪的人，没想到她会这么老：满脸褶子和雀斑，虽然扑了很厚的粉，也掩盖不住，稍一牵动，就有粉屑像头屑似的落到衣领上，露出下面的枯黄来。像是两面装修刮瓷没有刮好的墙。又文了眉，做了眼线。把一个头部弄得像嵌了煤球核的雪人头。却不像雪人那样呆呆板板，傻乎乎的。阮莉莉极生动活跃，不停地说话，不停地指手画脚，一分钟也闲不住。整个会议室就只听见她一个人的声音在响着，别人都是观众。

陈火林走进来的时候，阮莉莉正在会议室中间的空地上，走时装模特在 T 形台上走的猫步。昨天晚上不知哪个电视台播了一点最近巴黎时装展销会实况转播的片断。阮莉莉现在模仿的就是其中一位正当红的国际名模。应该说，她的节奏、表情、造型掌握得还是有那么点意思的。只是这样老而且丑的一个女人做出那么袅娜、柔媚、青春烂漫的姿态来，两者之间反差的效果实在太强烈了。不仅是表面上的恐怖，而且直截了当地让人感受到生命规律可怕的无情。

阮莉莉站住，很夸张地扭胯，抬手至耳际，搔首，亮相。

然后就那样定住，说：“你们注意到没有，时装模特的面部是不能有太多表情的。她得让人把目光集中到时装上，而不是她脸上。”

她这样说，是为了表现她对时装模特这职业的深刻的理论理解。但却反而让人注意到她那张面具似的脸。

“怎么样？”

见大家没有反应，她问。

大家很礼貌地稀稀拉拉鼓了几下掌，又很礼貌地稀稀拉拉连声说：“很好，很好。”

所谓“大家”，其实也就是三个人：陈火林、比陈火林先到的一位副主席和来做会议记录的办公室主任。

省学总驻会的负责人总共是四名，都是副主席（主席是学术界有些名气的大学教授。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因为一直没有换届，主席的名义也就一直兼着）。四位副主席、三位组成党组，还有一位是民主党派。

作为一把手的党组书记李国贤先前是省委当了很多年的副厅级干部。快退休了，到省学总来转个正职。他心里很不情愿，很后悔当初不如不图这个正职，留在省委不挪窝，晚年得个安稳。现在既然来了，看看也做不成什么事，就一直在家里养病。事情都交给作为二把手的党组副书记高良才去管。

高良才既没有一把手的权，却要担一把手的责任。组织上从来也没有明确由他主持工作，说话当然不灵。弄了不到一年，事情办不成一件，倒弄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似鬼。便多方走动，调出了省学总。去的那个单位虽然也不怎样，但

不再担责任，好歹落个清闲自在，不至于焦头烂额。他一走，就给陈火林空出了职数。

高良才后面是党组成员阮莉莉。党组的三个人中，阮莉莉是最早到省学总的，算是老资格。最近两年，连续有理论文章在全国最高级别的评选中获奖。这使她时时表现出按捺不住的兴奋。高良才调走后，她肯定自己会升副书记，主持工作。即使来了陈火林，也是补缺的。按惯例，无论党组成员还是副主席，他都只能排在最后。况且按规定他还有一年的试用期。

再下来就是民主党派的副主席赵金诚。赵金诚说是驻会副主席，在机关出现的时间其实比有些社会兼职的副主席还少。他在社会上各种兼职的头衔连他自己也记得不太清楚。他的名片折了三折，正面反面印得满满的，还只是些主要的头衔。次要些的根本就挤不进。他是搞科技史的，在现实中拥有最广的学术空间。他精力又旺盛，社交活动能力又强。整天带着几个弟子在电视上侃侃而谈，却照样一本一本地出专著。他本该是最自得的，但一旦在机关露面，对所有人，包括收发都绝对是恭谦有加。开起会来，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一律深有同感地不住点头，拉长声音喃喃道：“好—好—好。”满是笑容的脸上目光专注，却又明显什么也没有看清。

今天领导班子会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把机关里的先进单位定下来。这之前，全机关已经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推选。请示李国贤，他说我没有明确的倾向，以大家的意见为准。会我也不用参加，你们几个开票，把结果统计出来就行了。

机关全体干部无记名投票后，票当即就封存了。现在这个封口的大纸袋就放在沙发前的小茶几上。大家互相看看，把目光都集中到阮莉莉脸上。等于认可了她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

阮莉莉刚才走猫步居然走出了汗，到厕所去了一趟，显然是补了妆出来。见大家仰望她，她也就不谦让，往沙发一仰，用手指指茶几上那个纸袋，说：“拆嘛，等什么。”

阮莉莉对今年的评先有十足的信心。她分管的马列基础理论学会连年拿全国大奖，在全省社科界也是独一份。作为先进单位，根本就是不需要推选的。正因为这样，这几年学总竟不搞先前例行的评先。说穿了，就因为李国贤消极，高良才故意捣鬼。现在高良才走了，她把恢复评先的事严正向李国贤提了出来。李国贤说：“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不评先嘛。过去怎么做的你们还怎么做就是。”这才又把荒置了多年的评先恢复起来。只要评先，马列学会就是第一，也就是阮莉莉第一。

记票的结果却有些出入。得票最多的是办公室（先前是由高良才分管），其次是赵金诚分管的茶文化学会，第三才轮到马列学会。

与会的四个人，陈火林唱票，办公室主任小魏记票，赵金诚监票。阮莉莉一直仰在沙发上，等着记票结果。

监票的赵金诚一直一面心不在焉地看着，一面拉长声音习惯性连说“好——好——好”，忽然听见一声怒吼：“好个屁！”

赵金诚本来就垂到鼻尖上的眼镜差点跌落。三个人都吓

了一跳，齐齐去看阮莉莉。

像川戏艺术一样，阮莉莉跟刚才喜气洋洋地做模特秀时完全变了一张脸。在厕所里修补得光鲜粉嫩的面部突然像一张用力揉成一团的纸。紫红的嘴唇以及文得极黑的眼线和柳叶眉很厉害地抽搐颤抖着，满脸的粉屑簌簌下落，现出底下松弛干瘪的沟壑。

很难想象，一张人脸会这样丑陋而狰狞。

“评什么评，评他娘卖×！老娘不是好欺的！”

阮莉莉越说越火，从沙发上一跳起来，又往茶几上扑下去，见纸片就抓，抓起来就撕。那些评先的选票和统计表格转眼变成了漫天飞雪。

会就这样散了。前后不到半个小时。

陈火林很茫然。他是头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领导班子的会议。他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本该很严肃的会能开成这样。省学总就是怎样的无足轻重，行政级别上好歹也是一个地厅级单位。先前他在的基层，不要说县委、县政府的会，就是县直局开会，也不至于这么不像样子。有官司也只在肚皮里打，表面上总还是一本正经的。

阮莉莉走了之后，赵金诚从座位上站起来，很专注热情地走到陈火林面前，伸出两只手来握陈火林的一只手：“早就听说你了，好——好——好。”

他高而且瘦，看陈火林的时候要微微弓背。陈火林到学总报到上班之后，是头一次见到他。

“来了好，好——好——好。”

他把陈火林的手握得很紧很牢，一再用力。让陈火林觉

得一阵阵的潮热：“今后请多帮助。”

受了感动的陈火林真心诚意地说。

“好——好——好。”

赵金诚回答得很肯定。

只剩下陈火林和小魏。屋子里是一片一场暴风骤雨过去之后的狼藉。小魏低着头收拾纸屑。陈火林迟疑了一阵，想想还是问：

“怎么会这样？”

小魏知道陈火林在看着他，也不抬头：

“从来就是这样。”

“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以后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

陈火林接着就晓得，这里的领导班子很少开会。李国贤来当书记之后，只开过一两次，就不敢再开。开会中间，阮莉莉总要上几趟厕所，顺带也就把会议的内容随时传出去。如果议干部的提拔，她马上就说“我提了你的名，通不通过就看你的运气了”；如果议某人的处分，她也马上就找到当事人，告诉他小心，谁谁要整你了。议到跟阮莉莉分工范围的事，合意则罢，不合意她当场就闹翻。在屋里闹不够，她当即就会拉开门，站到走廊里大声疾呼：“你们想欺负老娘，做梦！这里没有说理的地方，我找老爷子去！”

阮莉莉说的“老爷子”，是省委一位早已退下来的老领导。年轻的时候，阮莉莉在剧团跑龙套。这位领导当时分管文教，很有慧眼。有一次审查节目的时候，发现阮莉莉是棵好苗子，以后就一直着意栽培。先是送她上高等学府进修。然后又让

她到文化部门逐级锻炼。从演出队负责人一直当到处长。这样的关爱，在当事人说来是“组织培养”，但在文艺界这种是非之地，这事就变了味。阮莉莉的得宠，引起嫉恨是自然的。自然有人骂阮莉莉“贱”、“不要脸”、“裤带子松”之类。阮莉莉也自然不是吃素的。她对所有这些毫不畏惧：“我就是靠定了老爷子，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只要一觉得受委屈，她马上就哭哭啼啼地给“老爷子”挂电话，“老爷子”也就使她成为最终的赢家。这就使得人们在剔除了种种极端的说法之外，得到一种比较温和却也因此更不可移易的一致看法，觉得她始终只是一个“小戏子”：小戏子的做派，小戏子的素质，小戏子的德性。

阮莉莉这一辈子觉得最让她恶心、让她忌讳、让她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公认的“小戏子”的角色定位了。“老爷子”将要离休的那一年，她千方百计地说服“老爷子”把她调到省学总，担任副主席，从正处级升到副厅级。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因此进入了学术界，成了管知识分子的人，自己也自然就成了“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之后做领导是要求“四化”的，其中就有“专业化”，不是外行领导内行的时代了）。从此可以从身上剥下那个“小戏子”的红字。

成了知识分子领导的阮莉莉很快就进入角色。在这个书生成堆的单位，她的组织活动能力的确显得特别突出。她分管的那些学会开会，总是能请到省里的主要领导出席。“操！你们去请请看，人家来不来。我要请，那是分分钟的事。”她说的还真是事实。就是学总开会，想请领导来提高会议规格，也总是得不到很明确的答复。让阮莉莉出面，没有请不到的。

也就难怪阮莉莉牛气。

也就不能不让阮莉莉在省学总做起码一半的主。

学总这些年换了好几任党组书记，开会都得看阮莉莉的脸色。她脸色好，会也就可能顺利开完（说“可能”，是因为她中途有可能变脸）；她脸色不好，你就趁早作会议流产的准备。

李国贤在省委工作时，对阮莉莉的厉害是有耳闻的。但他初来学总当书记，并没有太把她的厉害当回事。一是因为他的来头也很硬；二是因“老爷子”离休多年，在政界的影响也早已无足轻重，用不着在意阮莉莉的拉大旗作虎皮。但他却没有想到阮莉莉自己就是一只母老虎。一个自觉有些身份有些教养的人，一旦跟这样毫无廉耻的下三滥女人闹起来，简直就会是一场灾难。最终免不了弄脏自己。就像一个有洁癖的人让一个亡命无赖追着泼污水。你要躲，显着无能；不躲，只能遭殃。李国贤本来就是来落实待遇的，并不打算有什么作为，更犯不着同这样一个又老又丑的小戏子女人一般见识，就把二把手高良才推到前边去做了挡风墙，自己安享清闲。高良才也不是没脑子的人，他不好不尊重李国贤，但李国贤可以不管，他又何苦多事？干脆就连会也不再開。

高良才一走，阮莉莉就自然当了省学总的家。她却没有一个当家的样子。今天的会是她主张开的，却又是她搅和的。本来预定的先进单位名额是三个。马列学会得票排在第三位，当选是没有问题的。就因为先前有十足把握而事实上没有占到鳌头，阮莉莉就连评先这件事本身也一块推翻了。

小魏是个很文静的女同志，三十出头的样子，说话的声

音很轻，表情木然，用的都是尽可能中性的词，似乎没有自己的态度。她一边说话一边收拾房间，尽量不看陈火林，只是脸有时候微微发白。反而是陈火林忍不住切齿：“小戏子！”

五

李国贤住的宿舍楼是七十年代盖的。那时候大家的观念都左，宿舍都盖得简陋，不讲究。李国贤后来调进省委，房子也很紧张。即使空出旧房，条件也差不多，他就懒得搬家。后来升了副厅级，他又一再谦让老同志和住房比他更紧张的同志。等到省委又要盖新房，要顺理成章地轮到他改善住房待遇了，他却又调动了。政府那边已经同意立项，解决省学总的办公楼和宿舍楼问题。就李国贤个人来说，也是对他到省学总工作的一个直接的、切实有力的支持。对一直寄人篱下的省学总自然是个福音。这福音让整个学总机关狂喜了好一阵子。但狂喜之余，却迅即陷入悲哀。

且不说“同意立项”并不等于正式立项。就是有一天款子真的拨下来了，可以动工基建了，谁来主这事？总不能一把手李国贤自己赤膊上阵。高良才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管基建废了多少人。他怕这类事就跟怕瘟疫一样。阮莉莉倒是自告奋勇，大包大揽，能让她干么？赵金诚一味“好——好——好”，却并不是承担责任的表态。

一桩天大的好事就这样拖了下来，拟议中的省学总建设成了一个美丽的梦想，一张看得见、摸得到却不能吃的画饼。

李国贤也就仍住在他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屋里。

屋子老是老，却高大宽敞。那时候人口密度不像如今这样大。盖房子虽然是粗砖陋瓦，占地却大，房间因此又高又阔。李国贤的几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或上大学，家里只有他们两口子。他爱人是医生，一当班就不回来，家里也就老是李国贤一个人。李国贤落得清静自在，一心一意侍弄树根和石头。书架、写字台、茶几、床头柜、阳台栏杆，连厕所里的壁橱，到处都是张牙舞爪、颜色斑斓的“根雕”和“奇石”。剩下来不及处理的，就这里那里到处绊脚。这些树根和石头，都是他出差时不辞劳苦地留心弄回来的。有一次弄了沉甸甸的几大纸箱，送行的人帮他送上火车。被乘警盯住，认作走私犯。火车一开就来查他。结果当然是一场误会。恼羞成怒的乘警还是以超重为由罚了他的款。他掏钱时跟接受检查时一样喜笑颜开。他觉得这本身就是喜剧，是他木石情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生平无所好，惟木石而已。”

李国贤一面向陈火林炫耀他的那些树根和石头，一面感叹，表示他的淡泊明达。

客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自己手书的一幅字，是明人陈继儒《岩栖幽事》里的一段话：

“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隗，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

读这幅字，想想写字人在其中的寄托，不知为什么总有些不是味道。不管怎样，李国贤几十年总是在一个严肃的机

关做事，就像一块山里的熏肉，长年累月地笼罩在灶火柴烟里，熏也熏成人们预想的味道了。何至于反倒弄出这样一股落魄士大夫的意气来呢？先前在县里，他是把一个省委部门的领导看得很神圣的。

陈火林那天在李国贤家里坐到很晚。他原希望听到李国贤从单位一把手的角度谈谈学总的性质和现状，以及对他将要开始的工作的点拨或交代。但李国贤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谈他的那些树根和石头。陈火林不好坏他的兴致，便按住对省学总的满肚子疑团，随着李国贤的话头转：“真是不错，一只梅花鹿，栩栩如生。”

陈火林倒不只是为了恭维。那只根雕的造型的确很精确：有虬曲的角、细长的腿。头部有一个恰到好处的瘢痕，酷似温驯的眼睛。身上的梅花斑是惟一人工的痕迹，但必要。

“不错吧，这是我从一个农户的灶火中抢出来的呢。”李国贤很得意，“有人愿出一个大价钱买呢，我怎么会卖。”

陈火林说：“艺术无价。”

“也没有那么高。”李国贤说，“说它好，只是因为像。但像顶多只能算精品，还不是神品。你看这个怎样？”

李国贤让陈火林看到的只是一截尺把长的细枝，粗不及小拇指。陈火林看了一会看不出什么深奥美妙的地方。

李国贤便详加指点：你看这凤眼、这尖喙、这高扬的冠，不是一只凤头么？当然这只是一提示。关键在这枝条上——半中间忽然往上挑起，然后以一个极优美的抛物线垂下。一只凤凰的全部精神就都在这里了。这就是神似。所谓神似就是在像与不像、似与不似之间。有时甚至“不像”比“像”更

像，“不似”比“似”更似。这就是古人说的离形得似，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云云。

陈火林眨着眼睛，很天真的样子。心里想，书记这番分教，不知是否另有深意存焉。想着，却又实在捉摸不出个所以然。看石头的时候，他发现其中一块很像龙尾砚，随口问了一句：“李书记写字为什么不用？”

李国贤淡淡一笑，说：“你看，你也这样问。许多人总是问，这个可做灯柱，那个可做花架，为什么不物尽其用。这就是人我之别了。木石于我，只是玩味之物。玩味就是审美。中国人的审美就是讲味道的，‘美’字就是‘羊’和‘大’，羊大为美嘛。审美本身就是一种功利，而且是一种大功利。为什么非要去求这大功利之外的小功利呢。木石如此，一个人，一个单位又何尝不如此？你如果能以一个置身事外的角度，把有缘与你相处的人们好好捉摸一番，会是件很有意味的事。比起静止凝固的木石来，人是动态的，千姿百态又不断变化，也就更有意味得多。问题在于你能不能保持一种超脱的心境。我这样说，你不会有什么误解吧？我的意思不是想给你消极的影响，我是说，你刚来，凡事不急，先观察一段。社会科学不就是捉摸人么。学总就是捉摸人的人总在一起，总在一块做什么？还是捉摸人。”

李国贤总算说到了正题。他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让陈火林觉得，他本身就不太好捉摸。看起来他深居简出，修身养性，但对单位的事，却明显没有一件没有数。

阮莉莉是“小戏子”，却两次拿到正经八百的全国性论文

大奖。陈火林后来弄清了，阮莉莉都是搭的别人的车。当了多年的行政干部，又总在上层走动，阮莉莉人头和政治敏感都不缺。加上精力旺盛，这几年连连参加评奖，把各层次评选机构的程序和人事底细都摸得一清二楚。晓得什么东西能让评委帮着说好话，命中率高。阮莉莉分管学总的一个内部刊物，编辑部打算作重点发的稿子，她发现能对上评奖口径的，就一把抓住。作者若在基层，她就许诺把他调上来；本单位的，就许诺提拔或晋升职称，惟一的条件是同意让她作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把名字署在前边。这样做，她是公开的，并不瞒人。她说她的目的是创造条件让人才脱颖而出。那些渴望“脱颖而出”的人才也没有不乐意的。

惟一让人遗憾的是，大奖拿回了，阮莉莉许的愿却不能兑现。因为李国贤不召集开会，只委托别人开会，但他不出席，也就只能研究一般的行政业务问题，不能列进人事议题。

阮莉莉一再開空头支票，自然是很没有面子。她又要强，就更加死乞白赖地胡搅蛮缠。

但是说到阮莉莉，李国贤却并不像陈火林从别人那里看到的那样深恶痛绝。李国贤很平和。他认为阮莉莉的存在并不都是凭关系、凭无耻。她有她的合理性。凡能存在的事物都有合理性。她合理就合理在满足了多方面的需要：她不去抓，那些符合上级意图的论文说不定就埋没了；有了奖，那些需要以此为政绩的各级部门和领导就什么话都好说；就是学总本身，这几年能时常被领导提起，没有阮莉莉和她的得奖，还真不行。阮莉莉这几年取得一些成绩，许多人就骂她学术骗子。他们自己就比她好到哪里了么？五十步笑百步罢

了。

“我还是那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时间长了，你的认识就会丰富起来。如果问我有什么忠告，我只想提醒你一句：不要太执着。这地方也不宜太执着。庄子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总是有些道理的。”

六

陈火林拜访过李国贤之后，头脑冷静了许多。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岂是发得蛮的地方。先前当县长，只要书记不干预，他来了火也是可以咋咋呼呼地发泄一下的。在这里，就只能打碎牙齿往肚里吞。上任之前，省委有关领导跟他谈话时就叮嘱了：省学总是很重要的单位，你的工作是很光荣的，但也很艰难，既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又要有过细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上任工作了一段，他才体会出，领导这番话并不全是套话。连李国贤那样练达的老资格都只能隔岸观火，他又怎么能拳打脚踢。虽然还不至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但还是小心温和些的好。

省学总刚恢复的时候有一百多号人。这几年，老的老了，退的退了。相当一部分中青年业务尖子“孔雀东南飞”，去了特区，另谋高就或是下海了。剩下来在职的几十号人头齐脚不齐。加上领导班子长期不健全，也不团结，几个头把自己分管的部门当作个人的势力范围，各据一方，互不通气，一个单位像个散了的架子，七零八落。整天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文艺学会的助理研究员熊志明形容说：省学总是一口活

棺材。

熊志明是去年省学总在全国获奖论文的作者之一。此前，阮莉莉在把自己的名字作为作者署名加到前面的时候，是对熊志明许诺过让他破格（因年限不到）晋升副研究员的。结果没有办成。熊志明就觉得受了愚弄。他喜欢喝酒。现在就喝得更勤。每喝必醉，每醉必骂娘。

骂归骂，却不是没有根据。陈火林上任，基本上是接替高良才的工作。李国贤的意思，一个单位的领导分工，不宜随意作大的更动。火林同志是长期搞行政工作的，学总的业务工作要熟悉还需要时日，应该用其所长。而且，火林同志来管行政，也是许多同志向省委请求过的。李国贤说的都是事实，有人心里不服，嘴上也说不出什么。所以不服，是因为行政工作实际处于一个单位总协调的中心位置。说是为业务部门服务，其实服务也就是权力。没有权力服什么务。

陈火林想，不管省学总怎样，自己处在这个位置，还是应该有所作为。否则，辜负了组织，也辜负了龚腊梅。龚腊梅对他的前途是充满了信心的。当然他的动作也不能大。以他目前的处境，想大也大不了。他既要找到一条途径使自己能够有机地介入这个单位的事务和这群人的情感，同时又要小心地避开各种显现的和隐蔽的人事纠葛。

惟一妥善的做法是埋下头来，先易后难地办几件有全局意义的实事。

陈火林先去省政府找了分管科教文卫的吴副省长。吴副省长调省前在陈火林所在的地区先后当过行署专员和书记，对陈火林很赏识，在他的提拔和使用上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陈

火林来看他，他很高兴，说：“你的想法是对头的，应该好好干。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干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的。一个单位条件差，基础薄弱，起点就低，相对而言，工作的成效也比较容易出来。省学总目前的状况是不太理想，你只要努力去做，面貌就很快会有所改变的。你们这一块也正好归我管，我会尽力支持你。”

从吴副省长那里回来，陈火林不光是信心倍增，甚至有一种豪情。他决定从向省政府正式提交省学总基建的报告起，开始他在省学总试用期的第一步。

报告由办公室主任小魏起草，陈火林作为分管行政的负责人核定。因为领导班子不开会，就分别送各位领导签阅。赵金诚连签了三个“好”字。阮莉莉说：“我要下乡，不看了。”

阮莉莉说的也是事实。今年参加全国论文评奖的篇目还没有着落，最近她又发现一篇很有希望的文章，便急着要去看望作者。作者是下面地区专科学校的一个教师。她要去礼贤下士。抓住今年的评奖对她是非常重要的。她档案上的出生年龄在原始记载的基础上连着往小里改写了三次，已经比她妹妹还年轻了。但即便如此，也到了该退休的岁数。尽管“老头子”已经给有关部门讲过自己的意见：“这样的专业人才就是到了八十岁也应该留用”，但于目前干部制度的要求在说不过去。作为专业人员，如果手头有课题没有完成，退休时间相应延长就比较名正言顺。

领导班子四个人就有一个对这样重要的事不表态，陈火林有些作难。好在报告转送到李国贤那里，他马上就签发了。

事情虽然还只停留在纸面上，但已在学总机关引起了地

震。

知识分子还是浪漫的多。虚无的理想且常常当成现实，何况面前的事情已经有鼻子有眼了。陈火林是县长出身，政府方面的运作方式他了如指掌。他来了就是干这个的，焉能干不好？！学总机关的人一时间几乎把陈火林当成了救星。他在机关里走动，人们的头都像葵花似的跟着他转，留下一路敬意和期盼。每到一个人堆的地方，人们都立刻站起来迎候他。他不再三让大家坐，大家就都陪他站着。

陈火林很直接地受到这种善意的撞击，很感动：一个单位再散乱，只要有人认认真真地领头，大家还是能够凝聚起来，抱成团干事业的。召集他分管的部门干部开会的时候，他很真诚地说：“我们的干部群众中有正气，需要我们去树立；有潜力，需要我们去挖掘；有积极性，需要我们去发挥。看来，一个单位正不正，先要看领导正不正；一个单位有没有作为，先要看领导有没有作为。”他的话赢得了大家很热烈的掌声。事后有人说，好长时间没有这样发自内心地鼓过掌了。有的人巴掌还真拍痛了，通红。

第一把火旺旺地烧起来，火焰首先燃烧的是自己。陈火林觉得自己的劲头一下子蹿得老高。晚上一个人睡在床上，不知是不是有些想龚腊梅，总是辗转难眠。工作上的事也总是挥之不去。他想，要把学总机关刚刚打破沉闷的这股势头设法保持下去，让生动活泼、心情舒畅不光形成一种短暂的局面，更要形成一种长久的风气。

第二天早上，他让办公室主任小魏去买块小黑板，挂到机关大门后一侧的墙上，每天在上面出一个谜语，或一道脑

筋急转弯的题，或一副对联的上联，让机关的同志猜或对。猜对了或对上了的，由办公室发一个小礼品作为奖励。这种活动，他先前在县政府主事时提议组织过的。对活跃机关气氛颇有作用：一时之间，机关大院，楼里楼外，厕所食堂，上班下班，总有人在猜谜答对，探讨切磋，显着热闹，也显着风雅。这样的活动，在省学总这样高文化、高知识层面的单位搞起来更应该不成问题。

因为小魏从没有类似经验，头一批题目都是由陈火林从自己积累的一大堆这类游戏资料中精心筛选出来的。

这些题目应该说都不俗，比较适合学总这样一个学术性团体的特点。

比如说谜语“刘邦大笑，刘备大哭”，就应该比较能对史学学会的口味。

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明显想引起法学学会的兴趣：两个合伙人将一宗共同的货物寄存于码头货栈，讲好启运时必须两个货主同时到场。次日货主甲雇船先到，称货主乙忽染急病不能前来，但货需即刻启运。适逢货栈当家的未到。小伙计擅作主张让货主甲将货取走。等头天被货主甲灌醉睡过了头的货主乙赶到，货主甲及货已俱无踪影。货主乙遂向货栈索赔。他的理由无疑是最充分不过的：昨日已经议好是货主二人同时启运。货栈未能守约。但诉讼结果，货栈却成了胜方。为什么？

半副上联倒真能为难文学学会的才子：驾一叶扁舟，划两片桨，支三四面篷，坐五六个客，过七里湖，到八里河，离开九江，还有十里。

这一类游戏，陈火林从小就喜欢做。从中学当班干部、大学当学生会干部，到以后当老师，当校长、局长、县长，他常常组织这类智力性的游戏活动，屡试不爽，都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他相信省学总也不会例外。

七

司机从火车站接了陈火林，也没有请示，就直接往招待所开。陈火林看出来，说：“还是先去办公室。”

到了省学总，他又直接去了小魏的办公室，让她在上午下班前一定尽可能地把机关的人都通知到，下午开全体大会，他要作传达报告。

小魏有些迟疑地看着他，像有什么事要说。

他说：“怎么，有困难么？是不是太晚了？”

小魏垂下眼睛，说：“我们会想法通知。”

那时已快中午了。机关里没剩几个人。省学总没有自己的宿舍楼，各人都住得分散。要在当天把人通知全了开会，确不容易。但小魏的迟疑并不光因为这个。陈火林则一点没有在意她的心事。布置完了，他去自己的办公室给李国贤挂电话，一是汇报，二是请示关于下午开机关全体大会的事。李国贤自然没有不同意见，说：“下午我跟医院有预约，就不参加会了，你只管开就是。”

陈火林是刚从外地参加全国各省学总的一个机关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交流会回来。参加这个会的都是各省学总的机关党委书记。他是接替高良才兼任这个职务的。这种会是由各

省轮流做东，常开的。先前代表省学总来出席会议的高良才总是找靠墙的位置坐，同会议工作人员挤在一起，别人怎么请，他也不肯到前排去，而且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大家由此觉得这个省也无足轻重，主持人就连客气一声都觉得不必要了。

现在换了陈火林，一进会场，他就在居于会议室中心的环形桌边坐下来。这大半源于他当县长的习惯。开县长办公会，他是当然的首席。就是开县委会，他也仅次于书记。没有必要谦让谁的。开现在这样的会，他是一省的代表，一方诸侯。虽说省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有富有穷、有发达有落后，但省格人格是平等的，理应当仁不让。而且，恰恰因为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省份不被重视，他的发言反而格外声高气壮。他是主动请求发言的。他说，任何地方的工作，都总会有自己的积极因素、有自己的别人不可替代的亮点的。他举了他自己为例，他身上就有三个全国同行第一：第一个考试录用的省学总副主席；第一个由县长升任的省学总副主席；在全国各省的学总主席、副主席中，他是最年轻的。

这三个第一确实很突出。让许多省份的同行惊讶，觉得自己省里这方面的工作很欠缺、很跟不上。陈火林又把用智力竞赛的办法激活干部思想情绪，从而达到寓教于乐做好政治思想的工作的目的、作为经验在会上作了介绍，也引起与会者的兴趣，都觉得顶新鲜挺有创意的。也就对陈火林多了几分注意。有两个记者还采访了他一下。陈火林的自我感觉颇有几分会议明星的意思。

中午在办公室匆忙吃过一个盒饭（省学总没有食堂。陈

火林早晚在寄住的一个外单位的招待所用膳，中午一般都让门房帮他买盒饭对付)，陈火林就接着准备下午的报告。下午快到开会时间，有人在外面轻轻地敲他办公室虚掩的门，他应了声“进来”，却没有抬头。敲门的小魏进来，看他专心致志的样子，又退了出去。

下午传达的时候，尽管到会的人并不多，陈火林仍旧保持着高昂的激情。他说，他在那个全国性会议上的种种表现并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是要给省里争口气。如今是注意力经济时代。一个产业是这样，一个单位也是这样，不被注意，就只能被埋没。

陈火林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活动。初出茅庐，就旗开得胜，大长了一个一向寂寂无闻的团体的志气，无疑是一种成功。

却没有料到，会场上的反应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热烈。

陈火林开会开得太急，还来不及晓得他不在的这些日子，学总机关已经有了对他的非议。

引起议论的恰是他倡导的智力游戏。

陈火林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大家都能感觉到。学总因为不景气，大家给弄得没有心思，但也不至于不通情达理。遇到陈火林这样一个好心好意的领导，最起码的礼貌还是要讲的，不会一点不给面子。何况还指望着他给大家造福。捧场的也就不乏其人。

但猜出那个谜的并非史学学会的学究，却是门房。他整天闲着没有事，多数时间在下象棋，天天面对楚河汉界。从小又在乡下听老人讲“三国”，晓得项羽死了，刘邦高兴，关

羽死了，刘备伤心。有一回正下棋时他说起来，一下提醒了跟他下棋的熊志明（熊志明除了喝酒，就是经常公然坐在大门口跟门房下棋，似乎是示威）：死者，卒也。“羽”死，不就是羽卒，不就是“翠”么。

史学学会的人并不因此尴尬。几个人都不是搞汉史的。史学学会所以成立，是因为此间有位宋朝名人官声很糟。当代的他的后人做补肾丸之类发了财，想给几十代前的老祖宗翻案，愿意给学术机构提供一笔科研经费，做翻案文章。想得到这笔经费的有好几个单位，但他们的动作都不如省学总有力——专门成立了“历史名人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那位企业家的先人翻案。“中心”成立时很隆重，又是新闻发布会，又是剪彩，又是酒宴，弄得沸沸扬扬。都以为省学总傍上了一尊财神。结果那位财神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倒是他的企业产的补肾丸多了一些人晓得。翻案文章自然不可能做。“中心”成立，不但没有引进外资，反而欠了不大不小的一屁股手续费、宣传费、餐费。几个人气愤不过，砸了“中心”的牌子，改成了史学学会。

解决那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的也不是法学学会的讼师们。却是办公室的收发。他的工作性质同那个接受寄存的码头货栈的性质有些相似。黑板上的题目一出来，他当时就说：若是货主甲一个人不能取货，你货主乙又凭什么一个人来要。换了我是货栈老板，我就叫他也按合约办事，只要你能把货主甲喊来，我就能把货给你。

法学学会的人倒是很惭愧，说，我们打了多少官司，剃了多少癞痢头，要叫我们一眨眼说出这番话，也不容易。学

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新生主动向陈火林表示：他们甘愿受罚，为大家作贡献，凡获奖者的小礼品，全部在他们的账上开支。

只有那半副上联难住了人。大家哄笑熊志明不务正业，他是文学学会的翘楚，应该对对子，却去猜谜。解围的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学会的几位青年学者。他们最近正在搞一个课题论证：省城中心原有一座很著名的庙，文革中被搞成了废墟。现在那一带已是一片商业闹市。有关部门打算在城郊新开发的旅游风景区重建这座庙，以便丰富那里的人文景观。此议既出，引起了各方面的许多议论。几位青年学者的论证就持了很坚决的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庙一旦重建，就应该建在原址，而不该有别的选择。除了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社会心理的诸多理由之外，还有一条理由是与传说不符：根据传说这座庙当初建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有口井。建庙最后差的一根栋梁，就是从那口井里冒出来的。如果要把庙重建在别处，这口井怎么办？虽然当初是先有了井才建的庙，还是建了庙再挖的井，难考其详，但民俗也是不可忽视的。

经过对一个经济发展战略课题的严密论证，几位青年学者还真晓得了不少当地的神话传说。陈火林出的那个绝对就来自一个县文化馆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一位得了显赫功名的书生很骄傲，口出狂言，称自己的才学天下第一，无可匹者。一个小地方的不名书生很不服气，就扮了船夫，终于候到那位衣锦还乡的书生过渡。他就在船上出了那个绝对。对方自然对不出下联，很羞惭，觉得自己名满天下，却不及一介船夫，遂收敛了自己，从此夹紧尾巴做人，终成大器。

几个青年学者奚落熊志明：对这样的文人掌故你该是专家，倒让我们占了风头，真是遗憾。

熊志明对这几位原是极不屑的。觉得他们整天就是靠帮电视台到企业拉了赞助在电视上红嘴白牙、唾沫四溅地大谈经济发展战略——就是把座庙的重建炒得热火朝天之类——然后又靠了这媒体制造出来的“权威”到企业去拉赞助，高级乞丐而已。居然也有资格来嘲笑他，因此就很伤感，觉得真是鸾凤伏窜，鸱枭翱翔。进而就愤懑，乘着醉意把陈火林出题的那块小黑板从墙上摘下，在地上一摔八瓣。顿足骂道：“什么意思，嗯！拿我们当什么了？傻×？弱智人群？这到底是省里还是县里？”

大家起先觉得熊志明有些莫名其妙，不该把攻击的矛头对着陈火林。陈火林再怎样欠水准，毕竟是一番好心。但静下来细想想，又觉得熊志明的火发得还是不无道理。这一类的文字游戏，逢场作戏时调剂一下气氛还可以。日久天长地当一本正经地弄下去，于一个省级学术团体就有些不成体统了。仿佛是对他们这一整个高文化层的愚弄。

事实上，省学总对陈火林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是有保留的。只是图他在行政后勤工作上有所贡献。他的应有形象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那种，而不是代表省学总到处去张扬。当时在会场上就有人交头接耳：他能代表省学总么？凭什么代表？就凭他出的那些谜语、脑筋急转弯、绝对？浅薄！“三个第一”是不错的，只是还该加上若干个第一，比方：学历第一浅，资历第一短，第一不知天高地厚，等等。

法学学会的郭新生很善于表达。报告会结束后他随着陈

火林进了办公室，说：早就想找陈主席好好聊聊的，一直不凑巧，不是他自己瞎忙，就是陈主席不得空。接着就娓娓说起陈火林不在时，机关里发生的种种故事。他说得轻松随意，让人听起来不像是告密、搬弄是非、讨领导的好，像是一个有日子不见的朋友说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奇闻趣事。因为故事的主角毕竟是陈火林，末了他劝慰说：“给你说这些，你只当是听笑话。这种单位就是这个特点：坐而论道，清谈误国。历来就是站的说看的，看的说干的。没有治了。”

郭新生口齿伶俐，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有音乐感。但陈火林觉得他那些听来轻飘飘的话，句句都像锋利的刀子在切割他的神经。他脸上刚开始的微笑的表情渐渐僵住，放在桌上的手微微抖着，无论怎样也抑制不住。他不想让下属看出他的不自在，一把抓起电话。

本是想找熊志明的，问问他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提，为什么那么粗暴。却不知怎么拨通的是小魏的电话。听到小魏细声细气的声音，他才一下清醒过来，转而问：

“那块小黑板呢？”

“找木工去修理了。”

“为什么要修理？”

“摔坏了。”

“怎么摔坏的？”

“……”

“这里的情况你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

“……”

小魏那边固执地沉默着。陈火林想想，暗自叹了口气，放

下电话。他这样逼问小魏是没有道理的。小魏并不是肇事者。他的本意也并不是难为小魏。恰恰相反，这些日子，他觉得在这个尚且陌生的地方，惟一值得依赖的下属，还只有这个不声不响却并非没有心计的女同志。也许就为这个，一旦有什么事想跟人商量，他头一个念头常常就是找小魏。

小魏的沉默让他冷静下来。他也的确不是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他的本意是给大家鼓劲，但潜意识里多少还是有自我表现的成分，他还是免不了露出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县里当县太爷的张狂。

他应该把这个教训看作是省学总在他的试用期里给他上的第一课。

送郭新生出门之前，陈火林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情绪。他对郭新生说：

“谢谢你，希望今后更多地支持我的工作。”

郭新生恭敬地倒退着，爽快回答：

“那当然了，一句话。”

第三章

九

陈火林现在才意识到，初来乍到时的那番雄心，那些承诺是怎样冒失。那时候，他心里有自卑也有自负，怀了疑虑也怀了激动，总之是有一些浮躁，有一些急于求成。尽管他

再三告诫自己要小心，要谨慎从事，还是抑止不住要尽快证明自己的那样一种下意识。

现实却非常冷酷。

由吴副省长亲自出面协调，省学总的基建立项很快就批准了，省财政的拨款也随即到位。但对于一个从零开始起步的兴建工程，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下面的规划、环保、征地、拆迁、道路、水电，种种环节以及掌握着所有这些环节的数不尽的主管领导、分管领导、正副处长、正副科长、正副主任科员、经办人以及任何一个拆迁户的任何一个成员，每一扇门、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每一道关隘又都可能埋伏着一连串陷阱。比方，拆迁时遇到一个“钉子”户，就要去求当地的居委会以至派出所出面做工作，他们不帮忙，或者帮忙无效，就要打官司。打官司又要去求土地和房管部门出具证明；法院又有可能不受理，或者受理了不开庭；即使判了，又可能执行不了；如果被告方打通了检察院的关节，还有可能抗诉……在这一类官司中，因为原告方总是公事公办，办不了就不办，缺乏被告的灵活手段和志在必得的决心，吃亏的或一事无成的总是原告一方。

就是说，在一整套成文的游戏规则之外，真正起作用的是与之相伴生的另一套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后者看起来是辅助性的，却更有刚性，更有支配权。

这套贯穿始终的规则其实只有两个字，就是贿赂。几乎所有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但一旦事到临头，又几乎所有人都自觉理所当然地就范。

陈火林的经历总的说是顺的。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当教

师、校长、局长、县长，他在生活中几乎一直处于甲方的地位，对仰人鼻息的乙方角色，缺乏体验。县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起会来，有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政府机构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渎职、贿赂公行。那时候，陈火林对这类例行的永远都是痛心疾首的抱怨其中包含的真实辛酸，并没有多少切肤之痛。作为一级政府的主要官员，他除了接受批评监督的必要诚恳——有时也难免有些委屈之外，内心深处甚至隐隐感到一种权力在握的自得——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享有这种批评的。

而今，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际上，他的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升迁了，官当大了，但他的社会角色却戏剧性地发生了转换。在这个高楼林立、人海茫茫、门户庞杂、庭院深深的省城，他一下子失去了先前的光彩和分量，从甲方变成了乙方，那么渺小，那么无奈。

抓省学总的基建，陈火林几乎没有一个得力的帮手。到任何部门办任何一个交涉，都只能是他亲自出马。其他人顶多只能起一个传递的作用：接电话或送报告。每一个部门，都隔三差五地要去跑一遍，盯着催一遍。不知跑了多少遍，然后再换一个部门。一切又从头开始。他孤独地跑着一场似乎永无尽头的马拉松，目的地是明确的，却永远跑不到。

陈火林跑了好一段日子才终于明白，仅有劳苦是不够的。工程设计出来，送到规划部门审批，光是在办事员那里就压了三个月。不论哪个部门，只要有一个人扣住不办，就谁也没有办法推动——扣住总有扣住的正当理由。陈火林咬咬牙，让办公室给那个办事员送了一条烟，也拖了一个星期，才总

算送到分管领导那里。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陈火林一尊菩萨一尊菩萨地拜，叩头、上香、做功德。直到有一天小魏跟他说，预算外账上那点钱不能再用了，再用，省学总过年才有的那点象征性的福利也只有取消了。虽然顶多也就是一纸箱水果，影响却大。大家原指望他来“创收”，他却弄得大家先前有的那点小意思都没有了，怎么交待？

但这种窘况，并不等于省学总的全部真实。

十

当初报告参加干部公开选拔时，陈火林所以选中省学总，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因为它是清水衙门，在这里工作不必担心人家议论谁谁可以枪毙之类。进来以后他才晓得，省学总庙穷，和尚却并不都穷。许多人的小日子还相当滋润。一些热门的学会都有自己创收的路子。经济发展战略学会帮企业做产品调查，市场预测，形象策划，论证厂标怎样醒目，工作服什么颜色好，收益颇丰；法学学会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办了几桩有影响的经济纠纷案子，已经有了名气；地方文化学会本来清冷，十三不靠，尤跟发财沾不上边。但几个人整天抱茶碗抱出了点子：挂了一块茶文化研究中心的牌子出去，让急于出名的企业家半信半疑地掏了腰包，又是撰写出版大部头的茶人传记，又是举办声势显赫的国际茶节，又是组团出国考察，又是以茶场的名义开茶艺馆。一张张先前满是寒酸菜色的脸很快就油光水滑。即便是最受冷落的文学

学会，像熊志明这样狂妄自大的人，也一面愤世疾俗地大发牢骚，一面悄然在一家广告公司拿佣金，负责广告策划，挖空心思地想一些标新立异的广告词。总之，是蛇有蛇路，鳖有鳖路。省学总则其实成了一个空壳。

为了挽救颓势，省学总从前几任领导开始，就动过许多脑筋，不断地对各部门和个人的创收或兼职作了种种规定。但那些规定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也不断地被否定，也就从来没有被认真地对待过。

规定的核心就是让所有这些创收单位按比例交管理费。起先大家还比较老实，照章办事，该交多少交多少。渐渐就懈怠了。许多收入干脆就不入账，也就无从提取比例。最先停止交钱的是法学学会。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本来是省学总的创收大户，是省学总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后来他们看别的部门交钱都交得不咸不淡，又听大家反而议论他们只是拔了九牛一毛，就干脆不交。而这几年，他们的业务量不知比早期多了多少倍。他们不交，其他部门不交也就更有理由。

省学总那点本来就很可怜的预算外收入也就迅速告罄。陈火林来了，不但没有开一条生财之道，反而一味大把花钱，这样下去，他的那些作为就只能陷入僵局。

那天小魏是带着会计来找陈火林的。事先陈火林要办公室晚上安排一个饭局，招待几个管理部门的头。小魏迟疑了一下，问：要不要限制一下人数？陈火林说就怕他们不来，还限制什么。他当时心里像火烧一样，觉得小魏婆婆妈妈的，小家子气。小魏感到了他的火气，把要说的话吞回去了。下午上班，小魏还是来了，让会计带着账本。

账上可以使用的资金，还不到一百元。

“那就没有办法了？”

陈火林觉得心里一凉，瞪着眼问小魏。

“怎么会没有办法！”会计一下抢过话头，“先前订了那么多制度，都成了狗屁。陈主席你要有魄力，就抓制度落实，让他们交钱。他们打了公家的旗号整天到处捞钱，捞了钱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开口闭口说单位没有给他们投资，他们也就不必回报。他们忘了，社会认的是学总的牌子，凭他们个人能混日子么？不是说无形资产么，学总的牌子就是无形资产，这不是投资么？再说，还有我们这些人天天上班，给他们发工资、报差旅费、医药费，我们得到什么了？”

会计有张刀子嘴，伶牙俐齿地发泄了一通。她的话虽然反映了省学总比较沉闷的一部分人的嫉妒偏激情绪，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十一

因为出不起太多的租金，省学总租用的办公室，全都是临街的。这样房价可以便宜一些，但上班的时间几乎无法办公。外面是本城交通主干道，川流不息的车辆轰鸣声造成的噪音污染差不多接近正常人可以容忍的极限。省学总机关在社会上没有什么路子只能在办公室磨日子的人，大都神经衰弱。好在他们平时可以不怎么上班。就是陈火林这样身强体壮的人，在办公室呆久了也会觉得脑壳轰响，全身烦躁。想找个人好好地谈谈话，也都不可能。因为除了他自己不能不

忍受，别人稍微坐一下子就坐不下去。

法学学会的郭新生屁股还没有沾上椅子，就说：“陈主席，我们换个地方谈吧。”

陈火林问：“去哪儿？”

郭新生说：“你跟我走就是。”

出了大门，郭新生在马路边站住，显然是要叫出租车。陈火林说：“我有车。”郭新生摆摆手，说：“莫，省得司机跟着。”

一辆一辆的出租车在面前滑过。直到看见一辆豪华车，郭新生才招手挡住。上了车，他对陈火林说：“我不能让我们领导失身份。”

本来是陈火林找郭新生谈话，但一离开办公室，陈火林就失去了主动，只能听任郭新生调遣。

郭新生把陈火林领到省城名声最响的五星宾馆。宾馆的名字叫“五星”，也确是省城惟一的一家五星级宾馆。宾馆建在一座湖心岛上，四面环水，无论晴天雨天，都让人心旷神怡。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很有情调。他们乘电梯直上顶屋的旋转圆厅，找了一间茶座坐下来。

一个身段很好，穿着旗袍的女孩子随后就跟过来，先笑容可掬地对陈火林弯了弯腰，打个招呼，然后才向郭新生：“还是功夫茶吧？”

郭新生招手让了让陈火林：“问他，他是老板。”

陈火林不知为什么，脸腾地一热，有些张惶地说：“我随便，你看着办就行了。”

郭新生也就吩咐：“你沏壶茶来就行了。今天是老板找我谈工作。”

女孩子说：“好的。”就扭动着让人想入非非的小蛮腰走了。

郭新生静静地看看陈火林，等他指示。

陈火林却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

尽管他一再在心里提醒自己应该尽量显得随意，却还是不免窘迫。郭新生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他的那份老到洒脱，一下就比出了陈火林的土气。尽管他始终注意突出陈火林的身价，让自己在这种场合居于次要的服从位置。但是他实际起的是主导支配的作用。陈火林只是他手上的一个提线木偶。

在今天这场本来是陈火林决定，自然也该由他来掌握的谈话中，郭新生事实上掌握了主动。

茶来了。郭新生让小姐把茶壶放下，自己给陈火林斟上，然后缓缓推到陈火林面前：“这是很好的茶。在国内是极品了，没有污染，完全达到国际有机食品标准。专家鉴定的结果，在世界上排名第三……”

“你不是法学学会的么？”

陈火林看着郭新生小白脸上的两片鲜红的薄嘴唇，忽然说。

郭新生噎了一下，笑起来：“论品茶我其实是门外汉，只能说个大概。要是茶文化研究中心那帮茶博士来就地道了。下次让他们来给你组织一次茶艺表演。”

陈火林说：“我哪有这份闲心。”

心里渐渐生出几分恼怒。这恼怒中也包含了对自己的鄙视。

为了这次谈话，陈火林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按正常程序，

他应该先同阮莉莉商量。法学学会属于她的势力范围。但阮莉莉正觉得自己不得志，除了对她有利的事，否则跟她说什么都只能是自讨没趣，何况是要向她伸手。惟一的办法只有绕道走，先找底下人做工作。把他们说通了，回头再跟她说好话，她就强硬不起来。这样做，效果更直接，当然风险也大。但是如果不冒风险，就几乎完全没有希望。思量再三，陈火林终是下了狠心。事先他考虑了种种方式，种种可能，种种细节，惟独没有想到，到头会让这个他要说服的对象牵着鼻子走。

陈火林所以决定从郭新生这里着手，原因之一是郭新生那次主动向他汇报他外出开会时学总机关发生的故事。虽然他觉得郭新生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怎样随意，这种做法的本身总有些不自然，但他还是肯定郭新生对他是善意的，至少不像其他人那样疏远甚至对立。今天他却突然发现，郭新生其实是个滑头人。他当然晓得陈火林要找他说什么，一开始就取先发制人的姿态，让陈火林从居高临下的上级一下落到屈从他的地位。这样，陈火林就不能指示他，而只能请求他。既然是“请求”，那他就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可以全部满足，也可以部分满足；可以大部分满足，也可以小部分甚至是象征性地满足。

陈火林给弄得很窘，一时竟不知怎样开口。这使他觉得自己无能。而对面的郭新生却以逸待劳，表面上不露声色，甚至唯唯诺诺，骨子里却满是城里人捉弄乡下佬的开心。这尤其使他感到屈辱。

他完全可以断然扭转这种局面。

“小郭，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么？”

陈火林盯着郭新生的眼睛，一面把郭新生刚才推到他面前的茶杯往回推了推。

“不知道。不是关心我的进步吧？”

郭新生也立刻严肃了起来。

“也可以说是，就看你的表现了。”

“我表现不好么？”

“那倒不是。我只是想说，你、我、我们大家，应该更多地关心学总的整体利益。”

“我很关心的呀。”

“不见得吧。据我了解，你们学会有两年没有向学总交创收管理费了。”

“你要说这个，我倒可以向你表功了。”

郭新生把随身带着的皮包放到大腿上，从里边翻出一沓字据，那是学总办公室开给他们的收款收据。每年一张，连续几年，每年都不下于两万，最多的一年将近五万。

“法学学会是最老实的，交钱交得最爽快。问题出在你们领导身上，别的单位少交、不交、也没有人过问。像我们，做了贡献也没有人说句好话。一个单位这样地赏罚不明，全无公正公平可言。换了你，你也会没劲的。”

郭新生的小白脸涨得通红，很委屈。

“如果我来改变一下呢？”

“那自然好了。”

“我想这样办，你看行不行：你把你们历年向学总交管理费的情况写个报告，把这些收据作附件附在报告后面，明天

上班交给我。我再开个会，把各部门的负责人找来，拿你们做样子，让大家实实在在地明白你们的贡献。到时候你也在会上讲讲经验和想法。这样，营造一种气氛。让大家一方面积极创收，一方面树立全局观念。”

郭新生说：“你是要表扬我们了？”

陈火林很诚恳地说：“表扬也是应该的。”

郭新生有些感动，说：“表不表扬倒无所谓。问题是要法度分明。谁出了力，谁流了汗，谁讨了乖，谁得了便宜，大家心里总该有个数。陈主席，你真能做到这一点，我服气。”

陈火林说：“我尽力而为。但也希望你们支持我。”

郭新生很痛快：“一句话。”

陈火林随即起身：“今天就到这里吧。”

郭新生连忙说：“你不喝口茶？这一杯要卖好几十块呢。不喝可惜了。”

“这么贵？”

“请领导喝茶还能便宜了。”

“你们常来么？”

陈火林到底还是憋不住。

“常来的。不光我们，这里是学总好几个学会的点。”

陈火林不做声，离开了茶座。心里那股酸劲又泛了上来。下面的人活得这么潇洒，自己算个什么领导，仍旧不过是一个走了好运的乡巴佬罢了。

十二

这次会，陈火林发挥得相当好。

会议的题目是学习政治理论。陈火林讲的是学习理论的心得。他说，我们这次学理论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提高业务素质，主要是要联系学总工作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开拓工作局面。他个人认为，有以下三条是必须强调的：一是要从大局着眼，兴利除弊；二是要按制度办事，以法治会；三是要抓自身建设，廉洁自律。这三条，第一条是方向，第二条是关键，第三条是保证，等等。他口若悬河，掷地有声。下面的人也听得起劲，一个个神情专注地瞪着眼睛。他说到动情处，底下有段时间竟鸦雀无声。不像往常开会时那样，人来人往，稀稀拉拉，或交头接耳，或谈笑风生，乱糟糟的像个下等茶铺。

最让人意外的是阮莉莉。

本来陈火林采取这次行动确定的突破口是法学学会。这一来，他要面对的主要障碍便是阮莉莉。事先他向李国贤请示过，整个行动的序幕分作三个步骤：先转发中央和省财政部门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文件；再拿出一个省学总实施文件要求的方案交大家讨论；最后开会，形成舆论压力。序幕揭开后，就名正言顺地对各创收部门的小账统一审计一遍——这是整个行动的核心。审计有了结果，让大家执行先前的管理规定就水到渠成。

“你考虑得很周密。但他们恐怕不会那么轻易就接受。你

做好思想准备吧，搞不好头破血流。”

李国贤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但显然也不反对。

陈火林凛然说：“我不怕。”

陈火林这次的决心下得很大。行动从酝酿到展开，都绕过了阮莉莉。她要发难，也是有理由的。如果她真要作对，他就硬碰硬，杀了猴子给鸡看，算是祭旗。否则，吃柿子拣软的捏，不仅于事无补，也只会遭人耻笑。

但阮莉莉的态度却非常明朗积极。本来陈火林是从他分管的行政工作角度讲的，她完全可以不表态，等着陈火林的下文就是。但陈火林的讲话刚完，她马上就把话筒移到自己面前，说：“我完全同意火林同志刚才的讲话。这个学总是要好好管管了。长期以来，领导工作不力，干部思想涣散。这样下去还得了。是时候了！”

往下她越说越激动，声色俱厉却又抑扬顿挫，时起时伏，张弛有致，很有感染力。陈火林明显感觉到，她主要是在跟他比口才，想要压住他刚才讲话的风头。心里不由好笑，暗自骂道：“小戏子。”

与阮莉莉比较起来，赵金诚倒是有些暧昧。口里含含糊糊地说着“好，好，好”，眼睛却尽量回避陈火林的正视。其实陈火林已经清楚，赵金诚管的那一摊子，看起来阵势庞大，在社会上炒得也很响，但名声在外的多，真正实惠的有限。也就是热闹而已。赵金诚怕的也惟有寂寞。他的暧昧未必是反对，只是因为不摸陈火林的底细，同时也是一种观望姿态。

不管怎样，开局是顺利的。陈火林作过最坏的打算，就是所有既得利益者会在无形中联合起来抵制他——他们在他们

眼里，毕竟是个圈外人。

这是他到省学总工作以来，开得最轻松甚至有几分振奋的会。散了会回到招待所，他对龚腊梅说，今天不吃食堂了，我们上街去。

龚腊梅已经来了几天，并不是专门来探亲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带了一个队来省城，专门请在省城工作的处级干部以上的同乡开了联谊会，希望各位为家乡建设出力，主要是建立一个关系网。关系就是生产力。这个认识他们早就有的，陈火林当县长时也议过，只是迟迟没有行动。现在陈火林成了省里的厅级干部，自然应该是这张网上的一个重要枢纽。这样就带上了龚腊梅。当然也有照顾他们夫妻的意思——陈火林来了好几个月，还一直没有回去过。办完了事，其他人都回去了，县委书记又让龚腊梅留下来，多住几天。

龚腊梅说：“你碰上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陈火林说：“你来了我不睡空床了，还不是好事。”

龚腊梅推了他一掌：“去你的，假正经。鬼晓得你在省里怎么过夜。”

陈火林说：“真要这样，这几天你会夜夜向我讨饶？”

两个人说笑着，来到街上。陈火林进城后的几个月来，龚腊梅是头一次看到他这样高兴。先前，回回在电话里，陈火林不是唉声叹气，就是义愤填膺。仿佛升了官、调了省，是受了罚。龚腊梅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县城里熬，想听他几句体贴话，至少问问儿子的情况，很难。省学总给他造成的恶劣情绪，常常淹没一切。

陈火林把今天开会的过程比比划划地讲了一遍，龚腊梅

听了反而冷静下来：“你是不是太乐观了，莫得意忘形。”

这几个月听陈火林的电话，龚腊梅对省学总的几个非凡人物也都有了印象。这印象因为是间接形成的，又有想象补充的成分，或许不太准确，但是很强烈。

陈火林说：“我就是不相信，道理和权力都在手上，事情会办不成！”

龚腊梅也就释然：“你有信心就好。”

他们找到一家小饭馆，坐下来，龚腊梅忽然想起什么，说：“要不，把金宝也喊来一起吃饭？”

陈火林说“行”，就起身去吧台打传呼。

金宝很快回了传呼，很快就赶了来。他就在附近不远的一家快餐店跟几个同伴一起吃盒饭。他是龚腊梅的堂弟，当兵回来分到县里的一个什么厂子。当时陈火林还在乡中学当校长，后来当了县长，金宝来找过他，说是厂子效益不好，想换个收入高些的单位。陈火林任他说什么，就是不松口。说急了，不免不客气：“这种事我死活不会办的。换了别人还好说些。”

“就因为你是我姐夫？”

金宝有些气恼。

“就是。”

陈火林看着一直沉默着的龚腊梅。

龚腊梅说：“不要难为你姐夫了。做人硬气些。”

金宝后来再没有找过陈火林。前不久那个厂子解散了，一伙人正没有着落，听说县里领导到省里去跑关系，也跟了来，看看能不能在省城找条活路。几个人都有些手艺，希望能接

到建筑装修一类业务。但是领导们转了一圈，饭吃了，酒喝了，名片收了一大堆，眼前却并没有什么戏唱。几个人正计议着干脆往南边去，龚腊梅却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

眼看着金宝一家几口子就要断粮，龚腊梅这回临来省城前叫上了金宝，让他跟着，也许能撞上机会。金宝当时说：“我不会去找姐夫的。”龚腊梅说：“如果有别的机会，当然不用找他。不过，你也不要太恨他，他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大家都眼巴巴盯着，他不时刻小心在意，早完了。他完了，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金宝点点头说：“也是。”

现在，金宝跟她到了省城，还是没有指望，她不得不打陈火林的主意了。金宝上有老，下有小，老婆也一直没有固定收入。他真要南下打工，能不能保住一家人的日子，只有天晓得。她不能眼睁睁看他们一家走投无路。

第四章

十三

一个人一旦静下来，又处在孤独的状态中，难免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惆怅。忙起来不觉得，一回到招待所那间空空洞洞的套房，陈火林就总有些不自在。单身汉的日子，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他不是没有过过。那时候没有觉得怎样难熬，总是怀了青春的冲动和青春的幻想期待着成家立业，并且相信那一天很快到来。然后他习惯了家庭生活：龚腊梅能

干而温存，儿子聪明也听话。在外面再烦再累，一回到家里就躺进一个垫满了散发着清香的干草的窝桶——小时候睡窝桶的感觉他总也忘不掉。每天出门，就像一只放飞的风筝，知道自己的另一头抓在一只温暖的手里，到时候就会回到那里去，心里面踏踏实实。现在这只风筝好像断了线，他每天出去进来，总是没有着落，总是在飘浮。先前在县里，无论上班还是在家，总有一拨一拨的人在等着他：请示、汇报、诉苦、发牢骚、鸣冤叫屈……躲也躲不脱，让他老想有机会出差。现在，只要回到招待所他的那个房间，就再没有人来打扰他。仿佛这是间囚室，他一旦进来，就与世隔绝了。学总机关的人，每个人心里都似乎揣着军国机密，相互之间极少工作之外的来往。这一点也跟县里迥然异趣。在县里，逢年过节，婚嫁喜庆，甚至儿女当兵上学，都要酒席不断，简直让你忙得转不过身来。被请的人不去，要不是搭架子，要不是小气，要不就是有嫌隙。省城则是另一个天地。陈火林来了半年多了，从没有人主动上门找过他。即使郭新生这样也许有些心虚的人主动来接近他，也只在办公室。大家都彬彬有礼地保持着距离。刚来的时候，成天乱忙，回到房里，倒头便睡，还不觉得有什么异样。时间长了，空闲的时候也多了，渐渐就感到了孤寂，感到了孤寂的难熬。事情越不顺，心情越不好，夜也就越长。跟留守在县里的龚腊梅打完电话，就再不知做什么好。他还在试用期，还谈不上龚腊梅往省城调动的问题。同样的话天天说，也说腻了。翻出稿纸来写论文，又不知从何写起。看书却见满纸黑字乱跳，就是进不了脑子。渐渐地招待所这间套房让他觉得窒息。那么大的空间寂静，像

实体一样压迫着他，有时让他出不了气。

下午下班，陈火林跟小魏聊到很晚。外面天黑了，他把台灯掀亮，没有要让小魏走的意思。好久以后他才明白，他当时的潜意识是不想回到招待所去受孤单。

他们说的是很正经的事。

在那次陈火林自以为开得很成功的理论学习大会之后，清理各创收部门预算外账目的事毫无进展。所有有关的部门都说：我们从没有建过账。就那么可怜的一点收入，狗肉账，谁去记。陈火林找这些部门管事的一个个分别谈过话，他们的口径完全一致，门都封得很死，显见是统一过的，尽管他们相互之间不免有眼红、有算计的时候，但对有可能触犯他们利益的人，他们又结成了统一战线。陈火林问郭新生：“你不是说过要支持我的吗？”郭新生说：“我是很支持你的呀，我不是把那些单据都复印给你了么？”陈火林说：“那不是账目。”郭新生说：“你把我们想得太正规了。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懂财会的。能把那些单据留下就不错了。”

这是陈火林事先没有想到的。他想过各种可能，就是没有想过这样一种结果。一个省级单位，以办公团体名义进行的收支，居然会没有账目。完全处于规范管理的盲区。

几个领导凑到一块的时候，阮莉莉说：“我和老赵都是业务干部。这些事我们也不懂，懂的话早就管了。这回就看你能不能治住他们。”

陈火林说：“我并不想治哪个人，只是希望大家能照制度办事。”

阮莉莉说：“说法不同，其实是一样的。”

赵金诚说：“是的。”

两个人就一齐眯缝了眼睛看着陈火林。

陈火林明白，他们是在看他的笑话。他咬咬牙，用力吞咽了一口唾沫。

下午下班前，陈火林把小魏叫进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让她坐下。他自己在房子里来回踱着圈子，忽然说：“我想做一个动作，请你帮着想想，看是不是妥当。”

“……”

小魏看着他，不做声。

所有的创收部门都不肯交账，这明显是跟他作对。这对抗的背后明显是有人支持的。这支持者又明显不是他对付得了的。要打破这个局面，只有借助更大的压力。陈火林想过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他把这想法跟李国贤说过。李国贤笑笑，说：“没有用的。”怎样“没有用”，没有作解释。陈火林捉摸不外几种情况：一是学总没有管理，上级也有连带责任；二是这年头除非有私仇，哪个愿惹麻烦；三是上下级之间有的是多年的老关系，甚至不能排除其中有人是有利害牵扯的。

李国贤看陈火林闷着头，出气不均匀，劝道：“凡事不必勉强，好办就办，不好办先放一放。要抓主要矛盾。你现在的试用期。主要矛盾就是通过试用期考察。这里头重要的是注意人际关系。人缘好，一好百好；人缘不好，百好不好。这样说很庸俗，但现实就是这样。说千道万，我希望你记住的只有那句老话，慢慢来，不要着急。有些事，等有了正式任职再办不迟。”

李国贤当然是一番好意，是他这样老练的人不会轻易说

出的肺腑之言。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听这样的话，陈火林就觉得有些不是味道。他有一个观点：官场上显性的腐败很可恶；不干事，不负责这种更普遍的隐性腐败其实更可恶。虽然这并不等于他就认定李国贤是省学总最可恶的人。他辞别李国贤时说“我记住你的忠告”，而没有说“我接受你的忠告”。

陈火林想的是，既然“试用”，就是“试用”他做工作的能力，而不是“试用”他混日子的能力。他还远不到李国贤那样老气横秋的年纪，他还有血性。他没有理由不闯过这一关去。

有一个念头在他心里盘算了好久：把郭新生给他的那份报告和单据交给当地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必然据此查处偷漏税。省学总创收的黑幕也就不怕揭不开了。

但这一手很辣，有点把事情做绝的意思。下这样的辣手，不能不思忖再三。

不知为什么一下就想到小魏。小魏来了，他又迟疑。不知小魏是否像他想象的那样可靠，也不知小魏对他这样做会有什么印象。小魏会不会觉得他为人歹毒阴险？他也不知自己为什么在乎小魏对他的印象。

这是工作！陈火林提醒自己。他是出于公心，正义在他这一面。自己在心理上首先就要立起来，自己并不是在做亏心事。小魏应该成为他的这种正义感和自信心的一个支撑。至于为什么是小魏而不是别人，他没有往深里想。

正犹豫着的时候，陈火林听见外面走廊上有一阵原很急促的脚步声突然在门外停了。他起先没有在意。后来忽然意

识到那个突然收住脚步的人一定就站在他的门外，这种停留显然并非出于善意。他朝门外喊了一声：“有谁在外面么？请进来说话。”

门一直是敞开的，那个昏暗的空洞，让人心发虚。

外面的脚步声又响起来，越响越远。陈火林追出门去。他看见的是阮莉莉已显老态但极力奋发的背影。

十四

陈火林是第一次进阮莉莉办公室。陈火林的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墨水吃得不多，对礼教却有一种膜拜。管束儿子极严。禁止儿子乱串人家：不懂事，光会闹，讨人嫌。逢年过节偶尔带儿子走亲访友，行前总要反复叮嘱：到地方不要乱说乱动！几如专政。给陈火林的印象，串门差不多是一种侵略行径。这印象对陈火林日后处世以深刻影响。从小到大，除了极个别、极特殊的情况，他几乎从不串门。在乡下教书的日子，他一个人常常独处。自己不去串门，别人也难得记起他。以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当负责人，只有别人找他，他就更不必串门了。到了省学总，他只去过李国贤的家。那是因为不去就无法请示工作。许多事电话里又讲不清楚。至于同级的两位同事，他则连办公室也不串。省学总机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面传得很可怕。他没有必要显得跟谁过从较密。有事，就让办公室通知到会议室碰头。

这次，是阮莉莉主动请他。说是有点事想个别听听他的意见，不知可不可以劳动他的大驾，过去小坐。

阮莉莉的口气很柔和，又透着亲热。陈火林没有理由拒绝。但他还是迟疑了一阵才过去。

这些日子，陈火林对阮莉莉有了更多的了解。这纯粹就是一个社会怪胎。谁都知道她是个戏子，谁又都不肯戳穿她的拙劣表演。不仅如此，有人甚至需要并保护这样的角色。陈火林记起不知在哪里看到的一段话：假冒有两种，鱼目混珠的假冒与滥竽充数的假冒。后者尤使人感到痛切的悲哀。因为这种欺骗使我们对人感到绝望。而前者的欺骗不过使人对物感到绝望而已。而对这种假冒者的纵容，就更使人对社会失去信心。陈火林觉得憎恶，觉得跟这样的角色共事是一种耻辱。他想有一天他一定会喊出来，就像那个说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儿童。一个单位也罢，一个社会也罢，这样的人当道走红，这个单位，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秩序。

陈火林反感阮莉莉，阮莉莉不会没有感觉。陈火林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他还有许多乡下人的单纯朴拙，脸上什么也掩饰不住。现在阮莉莉主动找他，也许是慑于他的锐气。她当然不会看不出陈火林的矛头所指。正所谓会的怕蛮的，蛮的怕不要命的！

但阮莉莉说的却完全与陈火林这次受阻的行动无关。

在学总驻会领导的分工中，阮莉莉还负责职称工作。这档子事李国贤本来是让高良才管的。高良才调动时，刚好碰上那一年的职称评定工作开始，学总机关又刚好有个专业干部退休，空出了一个研究员职称指标。阮莉莉提出自己连年得国家级大奖，要求申报研究员职称。这使李国贤一时不知所云。

阮莉莉作为行政领导，可以评资格，不可以聘任。而她的目的是评聘结合。另外，明摆着有许多人不停地在告状，阮莉莉连一则千字文都写不通顺，错别字连篇。她的那些“学术成果”都是利用职务强占的。不光这样，在她自己填的成果一栏里，那些名字排在她后面的学术著作的真正作者都成了她一手培养的人才。恬不知耻可以说到了极点。

李国贤正犹疑着，想不出对策，阮莉莉的“老爷子”打了电话来，哼哼哈哈地让李国贤只能连连点头称是。

“老爷子”电话差不多是刚放落，阮莉莉的电话跟着就追来了，问李国贤在她填的职称申报表上签了意见没有。李国贤说，对她的职称问题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觉得这工作政策性太强，他不太熟悉。干脆由他向领导班子建议，让她来抓好了。阮莉莉一点没有谦让，立刻说，这也好，这方面的情况我确实比谁都熟悉。

李国贤私下想，这么离谱的事应该办不成。自己不卡，总会有道过不去的卡子。没有想到阮莉莉几乎没有任何周折就把事办成了。李国贤摆摆手，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多嘴多舌。否则不但无济于事，得罪了这样一个泼妇，还不知给自己惹来怎样一身臊。从此就更加放了手，一心陶冶于他的“木石而已”。

阮莉莉找陈火林，用的是请求和商讨的口气，其实却是要施舍他：她这次特地在省里为学总争了一个正高职称指标——她是特地为陈火林争的。她说她早就看过陈火林在党校学习时写的那篇省委领导批示过的论文，对他的理论功底，当时就很佩服。“那样高质量的论文，我们这儿有些研究员到死

都写不出来。”阮莉莉说，过去陈火林在县政府工作，不好评学术研究职称，现在到了省学总，就在岗了，评定和聘任为研究员，是理所当然的事。

陈火林静静地看着阮莉莉那张化了浓妆的脸。那是一张满是真诚的脸，几乎看不出表演的痕迹，只不过这真诚跟那张浓妆形成的面具一样脆弱。

“谢谢你的好意。”陈火林让自己尽可能显得感激，“我肯定不够条件。”

“为什么？”

“事情明摆着，我还在试用期。”

“你的试用期还有不到半年吧？职称真要批下来，至少要一年呢。”

“如果我的试用期满组织考察不胜任，我还得回老家的。”

“你说笑话。你怎么可能不胜任。”阮莉莉高声笑起来，立刻又急忙止住，大约感觉到脸上有粉屑簌簌下落。

“现在说这些，还嫌太早。”陈火林说着，站起来，“不管怎样，我真心真意感谢你的关照。”

晚上在招待所，跟龚腊梅通话时，陈火林说了阮莉莉找他的事。龚腊梅马上反应过来：“他们想收买你。你要当心，他们已经觉得你是个祸害。”陈火林笑说：“有那么严重么？”

龚腊梅提高了声音：“怎么没有！不要忘记，最毒妇人心。”

陈火林更厉害地笑起来：“你也是妇人啊。”

龚腊梅嗔道：“你笑，你只管笑，将来有你哭的时候。”

陈火林说：“我才不哭。我要哭就拱你。”

龚腊梅哼道：“你该死。”

电话两头静默下来。两个人都想到了房事，想到了他们相拥时的和谐和快乐。

这绵绵的有一点酸涩的甜蜜的快意，被随后的一个粗暴电话粉碎殆尽。

“我操你娘卖×！”

电话里是一声充满了醉意的含混却极力想表达明确的怒吼。

“你是谁？”

“操你娘卖×的，告诉了你你又能把老子怎么样？老子是熊志明！”

陈火林心惊肉跳。他绝不相信这会是一个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已经有了高级技术职称的知识分子打的电话：“你为什么这样骂人？”

“你自己心里明白……”

对方的话筒显然被什么人夺走了。先是一阵扭动挣扎的声响，然后电话被重重地砸下。

十五

陈火林几乎是睁着眼睛到了天亮。

龚腊梅的预感是不错的，阮莉莉对他做的姿态不过是一场风暴的前兆。他心里不是没有数的。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跳出来向他发难的会是熊志明。

到学总之后，陈火林跟熊志明有过几次接触。这个人看上去落拓不羁，心里其实爱憎分明。他敢怒敢骂，但从不做

小动作。而且他骂的往往都是该骂的，只不过话说得难听，让人难于接受。但断不至于像在昨夜电话里骂得那样粗鲁凶恶。陈火林曾在他办公桌边的墙上看到贴在上面的一首诗：

行吟泽畔哀屈子，
虚席夜半伤贾生。
荣辱死生尔尔事，
昆仑肝胆写汗青。

显见是一首题以自命的诗。

那份书生意气和那种村草不堪，实在很难让人相信是同一个人所为。

熊志明是攻汉代文学的。进学总工作之后，他闷着头译注的贾谊文赋在学术界多少还有些反应，但并没有什么认真的重视。评职称时作为学术成果填上去，有关的负责人只问：得过奖没有？没有国家级的，省级的有没有？没有，那就只好让有的同志。熊志明把那些得了各种奖的论文找来，拜读了一通，批了五个字：“通通是放屁。”说，放屁还不容易，我也放一个给你们闻闻。也跟着到领导讲话、上级文件中去找那些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的套话，再大报小报地寻章摘句，来深刻阐发这些套话的微言大义，实际上就是设法找一个让人觉得新鲜的角度，把现成的套话变着法子作一番排列组合。让他自己都觉得在嘲弄和作践自己的智商，却果真中了奖，而且是大奖。但中奖也就是中奖而已，阮莉莉当初加名字时许诺的要破格提他为研究员的事却迟迟没有兑现，还分去了他

一半奖金。熊志明要发火是有来由的，只是为什么把矛头冲着陈火林呢？

上午，陈火林一入学总机关，就感到了异样。所有碰见的人都尽量回避他的眼光，他一过身，又在他后面三三两两聚起来，窃窃私议。在办公室门口，他差点撞上小魏。其实是小魏正从里面冲出来。他赶紧让开身子，小魏从他身边头也不抬地跑过。他从后面看见小魏的肩膀在很厉害地耸动。

郭新生在陈火林办公室门口等着。见到陈火林，他快步迎上来，很愤慨地把一个信封递到陈火林手上：“今天早上我一进办公室就在门后面的地上看到这个，明显是从门外塞进来的。我一问，几乎个个办公室里都有。太不像话了，这是在搞‘文革’么！”

这是一封举报信。举报的对象是尚在试用期的省学总党组成员、副主席陈火林。举报的内容拉拉杂杂，甚至包括了陈火林在全国性的会议上自吹自擂。其中最斤斤两的有三条：一是利用职务之便强行让自己的内弟承包省学总的工程，二是同女性下级关系暧昧，三是抢占专业干部的职称指标。

陈火林只觉得头轰然一响，像突然挨了一闷棍。他在县里待了那么多年，当了那么多年大小负责人，还从来没有给人这么指名道姓地举报过。原以为省学总这样的清水衙门，顶多是人心曲折些，还不至于伤天害理，没有想到竟比基层更险恶。

陈火林发了一阵呆，抬起头，对满脸同情的郭新生说：“你请回去吧，谢谢你。”

郭新生很认真地看着他：“这地方向来就是庙小妖风大，

池浅王八多。你不必在意。这里谁都怕沾，谁都怕惹，除非有人杀了人，放了火，否则上面不会有人来问事的。”

陈火林说：“我会主动请求审查。”

“那又何苦呢。”

郭新生很为陈火林抱屈。

陈火林凄然一笑：“这是我自己的事。”

陈火林坐到办公桌前，把那封举报信在桌上展平，又读了一遍，心情反而渐渐平静下来。这伎俩其实很拙劣，因为跟被举报者为人做事的品行相去太远。除了显出中伤者自己的恶毒，没有一件可以坐实。陈火林当了很多年政府官员，他很清楚，对于一个受攻击的人，最可怕的是真实，不是谣言。虽然谣言一时也可以搞乱视听，让人瞎起哄，所谓无风不起浪之类，但终究构不成实质性的损害。

有鼻子有眼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龚腊梅堂弟在学总接下的几件维修工程。整个工程量包括：

一、疏通楼道里的男女厕所下水道，解决厕所里遍地粪水横流，要用碎砖头垫着才能走近便池的问题，同时也就可以让楼道里整天的屎臭尿臊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下水道问题解决之后，对厕所破损的墙面、地面、门、窗、便池和隔板进行修补、油漆和更换；三、做完这些事之后，如果维修费还有结余，就把各个办公室和楼道用石灰水粉刷一遍，算是搞一次多年未搞的卫生。

这笔维修费，是陈火林跑基建费时顺便争取来的。他的理由很充分：拟议中的省学总基建即便顺利，也至少要三五年时间才能成为现实，而省学总目前的办公条件，几近于水

深火热。

财政部门的一个处长被他磨缠不过，在自己的权限范围里给他追加了一万块钱的年度维修费。

这笔钱怎样用，他跟小魏商量过。他的意思要搞招标。小魏说，招标当然好，免得大家疑神疑鬼。但你一万块想做这么多事，只怕没有人肯来。

招标的文告贴出去一个月，果然应者寥寥。偶尔来了几个人，问问情况，也就退去。事情搁了一些日子，直到龚腊梅求他给堂弟救个急。他想，自己行得正，站得直，真是为公家办事，怕不了那么多。就答应了下來。

事先，他让金宝先到办公室，找总务科，再让总务科的人带到小魏那儿。然后他才过去，当着办公室许多人的面交代：

一、先订合同，包断工时。具体多少工时，跟办公室负责总务的人商定；二、包工不包料，金宝他们只管做事，材料采购由学总办公室管；三、完工后由办公室负责验收。验收达不到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必须返工，返工不付工钱，还要赔偿材料损失。

条件很苛刻。但金宝那帮人的日子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也只有认了。

那次在小饭馆吃饭，陈火林就跟金宝打过招呼：“你这回总算来看我了，我很高兴，说明你理解我了。不过，这回不是我帮你，是你要帮我。我把单位的那点事让你做，你事情要比别人做得好，钱要比别人要得少才行，你能答应我么？”

金宝一直低着头出闷气。他是万不得已才来见陈火林的，

他感到屈辱。现在陈火林这样说话，他不知该怎样回答，抬起头来看龚腊梅。

龚腊梅说：“一家人，只有相帮着。你吃了亏，姐夫在单位才好说话做事。”

金宝涨红了脸，想说什么，还是止住了。

金宝他们还在弄厕所的时候，机关里就有了议论，很快大家就知道那个一身臭气的乡下人是陈火林的内弟。有人很忧虑：县太爷以权谋私的尾巴到底是夹不住了。

办公室主任小魏实在听不过，解释说：“这个小工程一直找不到人做，陈主席的亲戚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接的。不要冤枉人。”

那些有忧虑的人说：“我们也是好意。瓜田不系鞋，李下不正冠，这个道理陈主席应该懂的。”

办公室其他跟这事有关的人很窝火：“这里头有什么私可谋？全部贪污了，不就一万块钱么？”一齐去找陈火林请愿，“趁早罢手，学总这地方，谁做事谁倒霉。再做下去，我们都要成你的同案犯了。”

当时陈火林很坦然，劝道：“大家来议论，来监督，是对我们的关心，是好事。等工程结束，把结算账目公布出来，大家就会清楚。”

现在却依然有了举报信。而且，这举报信发送的面显然很广泛。这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陈火林给办公室总务科打了个电话，让他们通知金宝把那维修工程停下来。金宝他们就要把厕所的事弄完，正准备着粉刷和油漆办公场所。这事相对好做些，钱赚得也比弄厕

所时整天在屎尿里打滚容易多了。听说让他们停工，一个个瞪大眼睛，眉头立起来：“你们也太拿我们不当人了吧。我们有合同的。你们无故废约，我们可以告你们！”

正吵成一团糟，陈火林来了：“金宝，是我对不起你。你要告就告我。我来赔你们。”

金宝血红了眼睛看着陈火林，突然狼似的嚎了一声：“省学总，老子个鸡巴毛！”

十六

明摆着这是一次公然的挑战，因为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故作诡秘地偷听陈火林同小魏的谈话，然后散布似是而非的流言飞语；用评聘职称作诱饵试探未果，转而煽风点火，让熊志明误以为是陈火林要抢他的职称指标。

所有这些都明明白白地告诉陈火林，组织这次举报的只有阮莉莉。举报信虽然是用电脑制作的，无从查对笔迹，但阮莉莉也似乎并没有刻意隐讳自己的存在。至少对陈火林是这样。阮莉莉做得这样露骨，如果不是因为水准所限，那就是有意给陈火林颜色看。

陈火林现在要做的是选择：要么怒目金刚，接受挑战；要么忍气吞声，另作打算。

陈火林打发了金宝他们之后，拿上郭新生给他的举报信，先去找李国贤。

李国贤见陈火林一脸晦气，不由笑了：“先坐下喝水。事情我都晓得了。这是意料中的事。你要捅马蜂窝，马蜂岂能

对你客气。”

陈火林说：“我来，是要告诉你，我想找省委，请上级重新考虑我的工作。”

李国贤看陈火林不是赌气，是认真的，连连摇头：“不好，不好。如果你听我的意见，我劝你莫去。一个干部，这样经不起摔打，还怎么使用？你不像我，日薄西山。你前面的日子还长。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不能给人意气用事的印象。那样你就没有错也有错了。我是说过让你从容一些，避免树对立面。但对立面一旦有了，也不必太在乎。你这样情绪化，反而是把他们当回事了，正中了他们下怀，你倒等于是落荒而去。犯不着的。你现在最好的做法是尽可能地冷静，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能怎么了。”

“那样我会憋死的。”

“那你先回去歇着，晚上好好睡一觉，到明天早上如果你还没有改主意，再说。”

陈火林从李国贤那里出来，尽管并没有觉得已被说服，但至少不像去时那样委屈。他想，作这样重大的决定，还是要跟龚腊梅商量一下。挂通电话，龚腊梅没有听几句，就打断了他：“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打退堂鼓！那不太熊了？他们凭什么欺负人，省里难道黑了天，就没有讲理的地方？！”

“我哪里是怕他们，只是觉得没有意思。”

“被他们像狗一样赶走就有意思了？应该赶走的是他们，不是你！”

“……”

陈火林听着，心里想：龚腊梅是对的。中午，他无心吃

饭，拉开被子蒙头睡觉——这差不多是他到省学总上班以来头一次午睡。他睡得自然不踏实，迷迷糊糊的像是睡了，又像是醒着。也不知迷糊了多久，床头的电话忽然响了，吓得他一下跳起来。

来电话的是吴副省长：“还在睡觉？比我这个副省长自在多了。怎么样，碰到麻烦了？”

“吴书记，”陈火林还是沿袭了在县里时的称呼，“你就晓得了？”

“我怎么不晓得？信息时代么。”

吴副省长上午一上班就看到针对陈火林的举报信，中午吃饭的时候，又接到龚腊梅从县里来的长途电话。

“吴书记，我真没有想到，这个单位风气这么坏，根本无法干事。”

陈火林鼻头发酸，满腹委屈又一下子涌上来。

“那就不干了？”

“与其干不成，不如趁早不干。”

“你这是绝对化。”

吴副省长厉声说：“你这么脆弱，还不如小龚。”

“……”

“你现在的的问题不是干不干，而是怎么干，什么时候干。搞政治，最要紧的是讲策略，讲审时度势。你要学会等待。等待时机，等待条件成熟。这些，你应该懂得的。”

“是。”

陈火林脸上热起来。吴副省长、李国贤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历练世故，到底老辣。

“吴书记，很对不起，让你为我操心。你放心，我现在晓得怎样做了。”

“那就好。以后再找时间聊吧。”

吴副省长显然有急事，匆匆放落了话筒。陈火林跟着放落话筒的时候，觉得同时也放落了一副重担，身上一下子轻松起来。他从床上翻下，洗了把脸，穿好衣服，还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自己，拎上包去了机关。

陈火林决定尽快找小魏和熊志明谈话。小魏是个很正派的女同志。现在因为支持他的工作蒙受诽谤，他应该首先为她洗雪不白之冤。另外，应该告诉熊志明，他本人根本没有考虑过评聘职称的事，更不用说“抢占”。

一到机关，陈火林连自己的办公室也没有进，直接去找小魏。小魏手下的几个人正在为举报信的事发牢骚，见陈火林进来，一起站起来。

陈火林说：“我来找小魏。”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个人说：“魏主任不会来了，她请了假。”

请假条小魏已经让人带来了。请的是干部每年可以享受的半个月工休假。请假条上并没有请求领导批准同意的意思，等于最后通牒。

陈火林心里一紧，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若有所失。他呆呆地看着那张请假条，字很娟秀温润，像小魏那张白净的总是有几分忧郁的脸。好一阵子，他才抬起头来，问：“魏主任还有什么话没有？”

“她好像已经订了明天的机票，去深圳。”

“你们会去送她吗？”

“会去。”几个人齐声说。

“请你们代我向她问好。”

陈火林极力让自己显得平静，不动声色。

十七

有人说，阮莉莉几乎跟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有仇。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见到女人，她的脸马上就会生出敌意，苦瓜似的拉长。几乎没有一个跟她接触过的女人没有被她背后损过：正正经经的是“寡妇相”；妩媚漂亮的是“贱东西”；年纪大些的是“老风流”；年纪轻些的是“小妖精”；丰满些的是“三翘”，偷人坯子；瘦削些的是“搓板”，白送也没人要……总之没有一个女人过得她的眼。批“四人帮”，她主要的火力就对准江青：“一张长马脸，两只死鱼眼，奶没有奶，屁股没有屁股……”有人提醒说江青年轻时是电影明星。“屁明星，顶多是末流戏子罢了。”她严正反驳。事后有人半开玩笑地挖苦她：要能让你代替江青就好了。她听了，并不以为挖苦，凛然说：未必比江青更不配。

阮莉莉自我感觉这样好，把别的女人又都看成一文不值的烂货，在她手下做事的女性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小魏是从别的单位的副处级岗位平调到省学总来的。她长得出众，人却本分，从不化妆，穿得也一般，但一举一动都透着撩人的少妇韵致。她做事尽心尽力，却不喜欢张扬。很快就有了好人缘。只有阮莉莉对她恨之入骨，把她当作头号

死敌。似乎小魏是特地用自己的年轻、端庄、美貌来跟她作对的。学总原来的办公室主任退休，把小魏提拔起来的呼声很高。阮莉莉说：“除非老娘不在学总，要不就等老娘翘辫子。”其理由很简单：“这是个蔫坏的女人，迟早要现原形的。”领导班子开会，一议这事，阮莉莉就跳起来破口大骂，骂那些人都是“老色鬼”，受了美女蛇不声不响的勾引。大家不愿背老不正经的名，只有作罢。后来李国贤当书记，基本不开会，小魏提拔的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起。办公室也没有任命新的主任，这样小魏也就是实际的“魏主任”。

小魏对自己的级别并不在意。她本来就随时准备离开单位的。她丈夫前几年去了深圳，在一个公司当老总。原要把全家都转过去，只是因为小魏的父母身体不好，身边的子女又只有小魏一个。小魏一走，他们的日常起居就要成问题。想把他们也带上，他们又坚决不肯给女儿、女婿添麻烦。小魏也就拖下来。

举报信出来，把小魏不明不白地夹在里面，倒是促使小魏一家人下了决心。在这个除了无聊的争斗什么都贫乏的让人压抑绝望的地方，许多人都是这样带着满腔的怨气被逼走的。

小魏去深圳没有多久，那边就来了商调函。这边自然只有同意。阮莉莉说：“走了好，少一个害人精。她没有脸见人，我们也不想见她。”

跟所有那些在这之前远走他乡的人一样，小魏也很快成了省学总的一个偶然浮现的淡淡记忆。

熊志明后来很顺利地破格评上了研究员职称。这之前李

国贤破例主动给阮莉莉打了个电话，说：“你不是建议过把一个破格的研究员职称指标给熊志明么，我没有不同意见，你们按程序办吧。”很给了阮莉莉一个面子，也用事实解除了熊志明对陈火林的误解。

拿到晋升职称表格的那天，熊志明在五星宾馆叫了一桌酒，来请陈火林，为自己先前的乱放炮赔礼道歉。陈火林没有怎么犹豫就去了。

席上只有五六个人。除了陈火林和熊志明外，没有一个学总的人。有一个是熊志明兼职的广告公司的王总（陈火林估计他是来买单的），其他几个都是外单位的，在大学里是熊志明的“死党”。熊志明这样有江湖气，陈火林有些感动。喝酒也就以诚相待，不留量。

熊志明显然属于那种好酒却没有酒量的人。没干几杯，话就多起来，舌头也硬了，两只充血的红眼睛直直地看着陈火林，吃力地说：“你今天能来，是看得起我。你既不把我当外人，我也就把你当兄弟。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先前把你看作官迷，作古卵正经。你作古卵正经，能把老子怎么样？世界上凡是一心想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老子一个都不尿。”

旁边他的一个“死党”插话：“你莫把自己说得那么清高，你清高就不会争评奖，争职称，让那样一个当官的烂女人在自己的论文上加名字。”

熊志明眼睛并不转过去，接着说：“我是不清高，我是出卖自己，可是我不卑鄙。陈兄，你不要小看我，不要把我跟小戏子看成一路货色。那个老女人不是东西，是只癞蛤蟆。我是逢世不祥，没有办法。斡弃周鼎兮宝康瓠，得腾驾彼牛兮

参赛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履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参见贾谊《吊屈原赋》）……”熊志明的头渐渐垂下去，含混不清地嘟哝起来。

几个人说：“这家伙，又醉了。”

“哪个醉了！”熊志明一下抬起头来，“我没有醉。陈兄，再干一杯。”

陈火林没有拦阻，又跟熊志明干了一杯。他也很想喝酒，很想跟熊志明一样，一浇胸中块垒。只是碍于桌子上有几个都是初次见面的生人，不能不多少顾及一下身份。

熊志明到底支持不住，在最后伏下去之前，他说了一句很清醒的话：“陈兄，听我一句话，省学总这种地方，认不得真。你认真只有你吃亏。没有事就来喝酒，洗桑拿，要叫小姐也行，有钱到处是扬州。有狂朋性侣对酒当歌，这是最大的快活。人生几何？像贾谊那样替古人担忧，三十几岁就死了，不值。”

第五章

十八

那封以省学总部分党员、干部名义写的举报信，广泛发送到省六套班子所有领导，纪检、监察以及与省学总相关和不怎么相关的许多部门。皆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正是应了郭新生的那句话，省学总这地方谁都怕沾，谁都怕惹，除

非有人杀了人，放了火，否则就不会有人来问事。陈火林也接受了李国贤的忠告，没有去找省委有关的领导。依他当时的激动，是要请省委派人来查个水落石出，反坐诬告者的。李国贤说：“不要去麻烦省委了。他们要操心的事还少么。这点事你个人也许觉得不得了，在他们眼里算什么？领导的情绪我们也摸不准，高兴的时候可能敷衍你几句，逢着人家正烦，也许就连你一起烦了。”

陈火林看李国贤似乎有些苦口婆心的样子，体察他的心情，作为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下面把矛盾闹到上面去，总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陈火林要找省委来评理，也就等于说本单位没有人给他评理。李国贤不想有什么作为，但也不希望给领导一个太过消极的印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时候，对一个人的毁与誉，牵涉的并不只是这一个人。反复掂量，陈火林也就作罢。

在机关里，陈火林也不再跟任何人谈举报信的事，似乎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举报信。

赵金诚在出现举报信之后碰见陈火林，很沉重地弓着腰，仿佛自己做错了事似的等着他发话。见他半天没有动静，只是平淡地说些无关痛痒的事，便没来由地说“好、好、好”。也不知是为陈火林沉得住气欣慰，还是为自己不必在这场纠葛中表态松了口气。

阮莉莉则再次做了一个很主动的姿态。出现举报信的那天上午，她像被狗咬了似的在机关楼道里大呼小叫，让所有见到举报信的人都把举报信交出来，由她来处理。她就在楼道上等着。然后，她就一边收信，一边骂：太不像话了，这

是犯法，是政治流氓做的事！信收拢了，她就自己捧着，到后院垃圾堆边去烧。并且继续着痛心疾首的声讨。

陈火林已经知道整个事件（如果算一个事件的话）都是阮莉莉同法学学会的那帮人策划操作的。郭新生昨天下班很晚。各个办公室门后的举报信就是他塞的。只不过他把应该塞进陈火林办公室的那封信直接交到了举报对象手上，同时痛斥举报者。

阮莉莉在楼道上咋咋呼呼的时候，陈火林办公室的门一直开着。阮莉莉自然知道陈火林在里面。陈火林本想把门关上，以示厌恶，马上意识到这是幼稚。等阮莉莉烧信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调整好了情绪，很轻松地走过去对阮莉莉说：“谢谢你这样信任我。”

阮莉莉豪爽地说：“应该的。这个鬼地方就是这样烂事多。你不要在意。要在意你会气死。比起我受的冤气，这算什么。我见多了。”

陈火林恭维说：“谣言止于智者。”

那之后陈火林回了一趟家。荣归故里，受到很隆重的接待。县委、县政府和下面的各个部门、机关都按照省里厅级领导的规格轮流宴请他。加上他是老领导，又更多了一份热烈。弄得他多少有几分说不出的尴尬：他还在试用期，能不能衣锦还乡，还是两可的事。一肚子苦涩，除了龚腊梅，更向谁人说？

这期间，他去乡下看了自己年迈的父母，又陪龚腊梅回了一趟娘家。乡下的境况并无太多改观。农民负担沉重的现象依旧严重，只是形式和手段有些变化。想想省学总那一大

堆老老少少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一个个都自以为是旷世的巨星泰斗。写起文章来，动不动洋洋万言。更有的是可以当枕头垫棺材的大部头。又是推介，又是研讨，又是评奖，热闹非凡，却与下边的实际一点不相干。说句酸话叫做风马牛不相及。真是很感慨。就随时作些记录。

也许是基层的情况确实使他受了触动，回到省学总，陈火林就一头钻进论文的写作。日常的行政事务，只是上下班开门关门，烧水送水，抹桌子扫地，发工资报差旅费。这些都不需要他亲自过问。偶尔有人问起学总基建工程的进展，他便如实说：某个环节卡住了，只能等。

学总机关从此天下太平。如果能把这平静一直保持下去，陈火林一旦试用期满，应该是能够顺利获得正式任职的。顶多会有人提出他政绩不突出的问题。但这意见不被采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很明显，要求一个人在试用期取得突出政绩，多少有些苛求。这不能构成原则性问题。

但陈火林的平静只是表象。

十九

每年将近年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要作一次雷厉风行的财政税务大检查。陈火林当县长的时候，抓这件事是不敢马虎的。许多人往往就在这时候撞到枪口上，悲惨落马。陈火林那篇关于农民减负的论文因为是有感而发，占有的第一手材料又丰富，写得很顺手。把论文寄给省外的一家理论刊物（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避免以权谋私的口实；二、表

明他并不想同什么人争奖——发在外省的文章即使获奖也不算本省的成绩——)待等发稿消息期间,这一年财税大检查的文下来了。他在阅文的当天,把几个月前法学学会秘书长郭新生交给他的那份关于法学学会向学总上交管理费的报告和那些单据复印件,寄给了省学总所属辖区的税务局。

正在摩拳擦掌誓要超额完成当年税收任务的区税务局,迅速派出一个工作小组进入省学总。这个先前竟被忽视的单位的偷漏税问题很快被揭露出来:他们所有带有经营性质的“创收”,以及作为管理费上交而后再发给个人的福利收入,从来统统没有纳过税。尽管与企业相比,绝对数字未必惊人,但在类似的机关单位中,省学总的情况还是相当典型的。

省学总所属各有关学会的小金库自然被全数查封罚没。进一步追究领导责任的结果,是李国贤提前退休。

财税大检查工作组的出现似乎是晴天霹雳。省学总机关除了陈火林,几乎没有一个人有思想准备。整个封账、查账、处罚、追究的过程,陈火林始终安之若素,不太冷淡,也不太热情。只是例行公事地操持着接待工作。谈到责任,他也一再检讨自己,说自己对这样一个省级单位缺乏管理经验,并不提他曾经试图清查各创收单位预算外账目的事。办公室预算外账面上请客送礼的费用,凡是他分管后开支的,他都主动承担责任,表示随时听候任何性质的处分。

结果正相反。从省委有关领导传出的口风里,在省学总新任书记到任前,有可能让陈火林暂时主持一段工作。

经历了这场暴风雨的洗刷,省学总机关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觉得大快人心,有人觉得是场浩劫。陈火林则无论在公

开或私下的场合，都不就此作任何评价。他每天进进出出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沉思样子，一旦同人交谈，谈的都是他的论文，希望得到指点。他跟熊志明成了酒友。到了双休日，就聚一次。每次都尽兴而归。他跟熊志明轮流做东。熊志明自己并不出钱，出钱的是那位广告公司的王总。陈火林则是自己掏腰包。王总也要给他付账，他坚持不肯。他图的是跟熊志明喝酒说话的那份口无遮拦，畅快淋漓。

轮到熊志明做东，王总因为陈火林的做东觉得不过意，要的酒菜也就越来越高档。每次都在五星宾馆（陈火林做东则常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从大厅换到包厢，又从小包厢换到带套间的大包厢。陈火林每每觉得不妥。熊志明说：“有什么不妥？又不是公款消费。”陈火林说：“那也用不着这样破费。”王总说：“什么叫破费，钱挣了就是用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王总跟熊志明从小一块在泥巴里滚大，大大咧咧，不是那种工于心计的商人。“志明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这跟花钱买通当官的是两回事。”陈火林也就无话。

事情就是在陈火林毫无防范的时候发生的。

那次三个人喝得大醉。陈火林先是觉得天旋地转，然后就眼睛一黑，栽倒下去。醒来时，竟是躺在一张破破烂烂的长木条椅上。屋子空空荡荡，墙很脏，破落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昏黄的灯。

听见屋里有响动，一个警察推门进来。

陈火林问：“这是什么地方？”

警察回答：“派出所。”

陈火林通身上下打了个重重的冷噤：“我怎么会是在派出

所？”

警察回答：“问你自己。”

二十

学者们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省学总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省学总不可能没有矛盾。只是矛盾的双方心里都恨不得你死我活，表情上却都保持着亲切仁义，这样的例子也许不会太多。

财税大检查工作组进驻省学总之后，陈火林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地道，其实他的对头们不用想就心知肚明是哪个捣的鬼。郭新生很快就打听出，祸根就是自己几个月前交给陈火林的那几份收据复印件。这些有他签名的证据，他只给过陈火林。当时没有想到陈火林会这样狠毒，不留一点余地。他斩断的不只是法学学会的尾巴，而是整个省学总隐形收入的后路。

就为了自己能爬上去，能够压人一头。

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当然不能让他得逞。

阮莉莉动员了一批人来关注陈火林的一言一行，不相信捉不到他的错。

陈火林醉酒的时候，郭新生就坐在外面旋转厅的茶座。省学总包括他和熊志明在内的好几个人，都是这家宾馆桑拿的常客。他一直等着熊志明有一天会把陈火林拖进桑拿。但陈火林回回只是止于酒桌，不肯再越雷池一步。这次，郭新生到底看见，桑拿房的一个按摩小姐进了熊志明他们要的套房。

这小姐郭新生很熟，是这家宾馆桑拿房最卖座的一个。郭新生稍等了一会，确定小姐没有被辞退，应该算钟了，才给他的一个警察朋友打了手机。

警察们来的时候，熊志明和王总已经去桑拿了。包房里的餐桌上杯盘狼藉，里边套间的长沙发上，瘫着昏昏沉沉的陈火林。他身上的扣子、拉链、裤带都被松开。按摩小姐很悠闲地坐在沙发的一头，让陈火林的头枕在她光裸的大腿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用一只漂洗得惨白的手抚弄着陈火林的胸脯。

这当然是色情活动。

陈火林酒醒之前，只是隐约觉得自己被人架过来架过去，他也只能听任摆布。酒醉心里明。每次酒喝多了，陈火林绝对不说不动，免得失言失态。陈火林的自制，老是让想要捉弄他的人失望。

事实证明，对于一个人的进退，自制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许多聪明能干的人常常就栽在自制力的缺乏上。可以说，人与人的角逐，常常是自制力的角逐。

这回又是自制力救了陈火林。

陈火林不管别人怎么摆弄，他仅存的那么一点点知觉足以让他咬紧牙关，按紧拳头，固守住自己。警察反复审问了按摩小姐大半夜，得到的口供只是“出这样的钟真好，什么事都不要做，拿的小费还多”。

王总是这位小姐的熟客，每回都不亏待她。这回他给了三倍的小费，让她陪好陈火林。

陈火林却无福享受，像一具活尸。

二十一

陈火林在省学总上最后一趟厕所的时候，留意观察了一下：由于很长时间没有清扫和疏通，厕所下水道又开始堵塞。有好几个便池的粪便已经堆得高出盆沿，无法使用了。恶浊的气味重又充斥整个楼道。金宝他们停工时，厕所的地面还有几块地砖没有铺上。这使得其他已经铺上的地砖失去了严密的依靠。时间长了，已经松动发裂。墙面原也要贴瓷砖的，因为突然停工而保持了原貌，只是污垢更浓厚，色泽更阴暗了。扣裤扣的时候，陈火林想，要是接替他的人问他有什么建议，他一定会说：如果别的什么事都来不及做，先设法把厕所修好。一个连一个像话些的厕所都没有的单位，怎么说也说不上是个像样的单位。想想又觉得自己好笑。对他来说，省学总试用期的这段经历，像是一个在高烧中或者是在神经衰弱和消化不良时做的梦，憋闷、诡异、光怪陆离。但愿这辈子再不做这样的梦。

一年试用期结束，陈火林尽管有些周折，仍通过了组织考察。他参与色情活动的事一度在社会上引起很强烈的反应。正因为影响恶劣，澄清也就很彻底。

熊志明和王总那天夜里从桑拿出来听说陈火林出了事，马上就去找了那个派出所：他们当时也喝醉了酒，只有一番好意，并没有拉领导下水的意思，要处罚就处罚他们。王总说：“我知道快过年了，你们要发奖金。你们要多少钱，我付。请你们放人。”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派出所并没有确凿证据证

明陈火林有出轨行为。他们交了罚款，等于代陈火林承认违法乱纪。事后熊志明又去找那个派出所的上级公安局翻案，揭露有警察同省学总的坏人串通陷害领导。事情越闹越大。迫使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

调查的结果证明了陈火林的清白。倒是扯出了熊志明、郭新生经常在宾馆桑拿的冶游艳事。熊志明一甩手交了辞职书：“老子早就不想当这个鸡巴研究员了。”去了王总那里专事广告策划。可怜的是一向笑容可掬的正人君子郭新生法学家在人前有些抬不起头。

一心等着接替——那怕是暂时的、代理的——退休的李国贤主持省学总工作的阮莉莉（如果陈火林从事色情活动的事实成立，受了处分，省学总党组负责人也只剩她了），等来的却是退休的通知。她已经超龄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好几年了，确实可以休矣。接到通知她没有去参加例行的领导接见，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见什么砸什么、撕什么。等她出来的时候，精神已经完全崩溃，因为扭曲变形而更显丑陋的脸上，涕泗横流，很脏。大家见到的似乎是一只从非洲森林里跑出来的衰老枯竭的母猿，先是吓了一跳，继而深感怜悯。

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在组建省学总新一任领导班子时，征求陈火林的意见，有没有意思在原职留任。他前些时寄出的那篇论文在一家全国性的重要理论刊物上发表，又一次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一再证明了他在理论方面的专业实力。省学总许多同志也都希望他能留下来。

陈火林慎重回答：“如果是组织决定，我只有服从。如果是征求意见，我还是希望去基层做实际工作。”

最终决定陈火林去向的是吴副省长。他直接向省委书记推荐陈火林去一个新设立的地级市担任常务副市长。省委书记对陈火林是有印象的，欣然赞同。

陈火林赴副市长的任前，龚腊梅从县里来送他。地级市的副市长虽然与省学总副主席是一个级别，但在使用上还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部门负责人。权力范围以及地位上的孰轻孰重是显见的。但夫妻两个却远没有一年前陈火林被选拔任用那种异样的兴奋。上了床，两个人并排平躺着，一点一点地回忆陈火林试用期这一年的经历，都很有沧桑感。陈火林现在理解了李国贤以及由他体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处世方式。那是环境逼迫出来的。在一个精英尽失、糟粕惟存的单位，一群不学无术、徒有虚名的庸人麇集在一堆，除了勾心斗角、互相伤害，又有什么事能填充他们阴暗卑下的空虚灵魂呢？有作为一定有罪，不作为顶多是错，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中间，一个稍稍明智的人选择无所作为是很自然的事。

龚腊梅绵软的手习惯地在陈火林身上缓缓移动，忽然问：“你说老实话，喜欢那个小魏么？”

陈火林承认：“好感是有的。你只莫往歪处想。”

龚腊梅的手一下停住：“怎么是歪处？这么好的女人，男人不喜欢才是怪事。”

“那并不等于她可以代替你。”陈火林侧脸去咬龚腊梅的耳朵。

“只怕不见得。”龚腊梅冷笑道。

“你见鬼了。”陈火林一翻身压住龚腊梅。

龚腊梅怎样努力也找不到高潮的感觉。陈火林则有些不胜劳累。

龚腊梅怜惜地抚着陈火林的背：“这么快就真要老了么？”

陈火林喘息说：“这是成熟的代价。”

“以后怎么办？”

“鬼晓得。”

“有一个官谣这样说的：吃菜要吃素，穿衣要穿布，上班要走路，当官要当副。听过么？”

“听过。”

陈火林走得很突然，事先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他要走的消息虽然已经在机关里传开，大家总以为会有个仪式，比如到各个办公室告个别，或是开个欢送会之类。但陈火林不想惊动任何人。小魏和熊志明走了，省学总好像也没有会引起他那么一丝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情绪的人。

却没有想到会在火车站突然撞见赵金诚。

赵金诚抓着他的手久久不放，连声说着“好、好、好”，眼角细密的鱼尾纹里泛着泪光。他特地来送陈火林。他是真诚的。陈火林有些愧疚。他在情感上完全忽视了这个人。赵金诚给他的印象是省城里的文化油子，他们不是坏人，甚至不乏良善，但浅薄浮泛，底气有限，空衔吓人，靠虚名混吃喝。而恰恰是这些人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一大批。他们的渺小早已成为定势，不管他们怎样虚张声势。他们的创造力早已消失，所有的日子对于他们只是平面的推移。增加的除了衰老，再不会有价值。他们只能这样了。这并不只是他们本人的不幸。

火车开动之后，赵金诚仍然站在那里，弓着腰，摆着手，嘴唇一张一合，从口形看出是在嘟囔着“好、好、好”。

不知为什么，陈火林突然觉得，那是省学总的一个人格化缩影。